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座时空之决战涿鹿



第一章 洪水滔天

雨，绵绵密密地下着，天空从很久以来，就很少见到过去晴朗开阔的模样。

天际的亚维空间中，时时传来闷闷雷声，那种沉闷的声响并不惊人，但是因而产生的联想，却仿佛是巨大的雷声一般，重重打在人的心头。

大地之上，已经有许多地方出现洪水，那不知从何而来的洪水时时出现，像鬼魅一般悄然掩至，一旦被它的浪潮席卷，就是满地的灾难，从前的安乐世界早已无影无踪，大地之上，几乎难得看见几片乾燥的土地。

伴水之中，载沉载浮着人、奇兽的尸体，有些地方洪水退去，还可以看见许多尸骸，有的仰面向天，张着大大的眼睛，仿佛在责问苍天，又好像在嘲笑人间这些仍然为了求生奄奄一息挣扎的族类。

而这却只是距离共工撞倒不周之山之后不久的事。

当日，狄孟魂花了极艰巨的精神从天界的大陆越过大海、穿过归墟，最后才回到自己居住的大地。虽然路途遥远，但是狄孟魂的体魄本来就相当的强健，所以纵使多花了些时间，但是仍然负荷得了。

无法负荷的，却是那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灾难景象。

从撞倒的不周之山蔓延而出的磁场偏斜现象，速度虽然不是极快，却非常固执且坚定地四周蔓延而出。

整个天空像是块被灰色染料蔓延浸染的巨大画布，随着磁场的变异现象，逐渐在天地间改变所有的环境和生态。

狄孟魂飞到大海之上不多久，便已经被这片磁场异变追上，刚被追上时，心中还忐忑不已，生怕那种异变会有可怕的杀伤力，也许被它的范围涵盖之后，就会像是古代的核战辐射伤害一般，让人形销骨毁。

事实上，虽然没有发生这种可怕的场面，但是那种磁场异变对人体还是有着明显的影响。被它追上的时刻，狄孟魂只觉得整个世界陡地变冷，空气变得阴湿，连整个视界都仿佛变了一个颜色。

更可怕的是，这种异变并不只是单纯的感觉变化，而是立即对周遭的环境产生可怕的影响。一被这种异变波及，狄孟魂注意到海水立刻像是煮沸般开始冒出泡沫，但是他鼓起勇气飞下去一探，却仍然是冰冷的，并不像外观一样发热。

这种沉闷的感觉并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接下来出现的奇怪现象越来越多，有些地方的海面开始波浪滔天，有的地方却平稳如镜，而归墟的底部这时居然还冒出了隐隐的光芒。

仅存的两座神山上，小仙人又像是逃难的难民一样在海面上飞来飞去，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逃，只能很滑稽地在两座神山间，背着家私包袱，来回张惶奔走。

而神山本身也不平静，因为神山下的巨龟也开始显现出不安的情绪，虽然它们仍然忠心地驼负着神山，但是却在海水中不安地偶尔探出头来，仰头向天，发出悠长的呼吸声，随着一呼一吸之间，喷出比鲸鱼还要绵远悠长的水汽，那白茫茫的水汽直冲入天，声音却像是沉重悲伤的叹息。

空间之中，那细细的雨依然绵绵密密，仿佛永无止境地下个不停。

飞回陆地之后，大地之上的景象更为惨烈，狄孟魂曾经在女娲之野附近遇上那汹涌滔天的洪水，以为那是因为靠近不周之山，以至于产生的灾变，却没有料想到在离开事变那么远的地方，也一样发生了洪水的巨变。

放眼看过去，陆地上有许多地方已成水乡泽国，已经不复往常如天堂般的安和乐利，他在天空且飞且看，速度便缓了下来，看见那哀鸿遍野的景象，姚笙曾经说过的一番话，突然清晰无比地涌上他的心头。

按照姚笙的星座计年法推测，现在应该是双子座和金牛座的交替世代。

“双子世代是个表里不一、诡谲多变的世代，”她曾经这样说道：“而金牛座却有着横冲直撞的可怕特性，如果综合了两种，可就不堪设想了……”

而那在大地上肆虐的大洪水，看起来岂不就像是千万只横冲直撞的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所经之地，万劫不复？

还有，姚笙呢？她的小岛是否安然无恙？磁场灾变是不是也已经扩张到她的小岛去了？

如果有洪水的话，她的小岛会不会被淹没？

而姚笙被陷在那个神秘光幕之中，如果一旦被淹没，她岂不是要命丧水中？

想到这里，狄孟魂不禁焦急万分，虽然飞渡归墟大海已经耗掉了他大部份的精力，他却还是一咬牙，奋力再向姚笙的岛上飞去。

一路上，海水依然古怪地不时冒出各种颜色的泡沫。过了不久，狄孟魂也飞过了阳风的森林，他却很惊讶的发现，整片森林竟然像是溶化的塑胶制品一般，泛出水亮的光泽，而且有许多巨木也已经溶成黏稠的透明胶状体。

而在整片森林之中，隐隐可以看见其中嵌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阳风要“变”了。

狄孟魂好奇地停下赶路的匆忙，飞近阳风森林的那一团巨大的“混沌”，绕了好几圈，想要看个究竟。

没错，虽然整团“混沌”还有几分森林的模样，但是也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整个透明的混沌森林呈现一种很漂亮的绿色，有点像是透明的塑胶制品，而那个巨大人影便躺在其中。

如果这个人形站立起来的话，应该又是一个身形极大的巨人，可能比禹强还要大上一些，虽然隔着那绿色的透明流质，看起来并不是太清楚，但是那人形隐约可以看得出来，骨架极粗，长手长脚，长相应该相当的粗豪。

不过潘朵拉核酸警队的“水”阳风本就是粗豪壮硕的好汉，变成这样的巨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狄孟魂心中其实非常想要留下来，亲眼看看这位老友要如何从“混沌”变成另外一个大神，而且，这种幻化的过程已经听禹强、羿他们说过几次，现在居然有机会能够亲眼看见，那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但是心念一转，他还是叹了口气，只是又在阳风的上头飞了几回，又开始赶路。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件事情是比任何事都还要重要的——

姚笙。

“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狄孟魂这样告诉自己，“所以回去看好朋友是否无恙，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虽然在狄孟魂的心中，仍然固执地把这种关心定位成朋友间的情谊，至少自己是如此劝服自己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无怨无悔地，只为了赶回去

看她好不好，就将一切抛在脑后？真正原因他觉得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

而且，有一件事他也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去想它。

当然不再去想它，难道自己会是那种心地狭窄的人吗？

只是，偶尔在思绪的夹缝中，还是会忍不住出现一个声光热闹，充满人声、烟味、酒香的阴暗空间。

二十四世纪，锡洛央市中心，三叶虫酒吧。

在闪烁明暗不定的光影中，曾经，姚笙美丽的容颜露出不屑的神情。

“想想自己的身分吧！”她冷冷地这样说道。

想到此处，狄孟魂不自觉地喃喃自语，低沉的语声一出口，连自己都有点讶异。

“王谢堂前……”他这样喃喃地说道：“……燕子。”

狄孟魂啊狄孟魂！他在心中这样问着自己，难道你是这样放不开的人吗？

而这时候他才想起，在龙族时空的时候，他本来是选择不要进入时光脉冲，要在龙族山谷终老一生的。

不进入时光脉冲，就等于放弃回到二十四世纪的机会。

因为，回到了二十四世纪又如何呢？姚笙还是会重回她的上流社会，恐龙世界的所有回忆将会逐渐淡忘。而狄孟魂还是一名特战队的小兵，也只能远远看着她，再也不会与同她同甘共苦的机会。

选择留在龙族，真的是因为喜欢龙族吗？还是不想回到只能远望姚笙的二十四世纪？

在绵绵的细雨中，狄孟魂猛力地甩甩头，仿佛要把这些杂乱无章的思绪整个甩去，至于效果如何，那只有天知道。

他闭上眼睛，在磁场纷乱的空间中长声呼喊，那呼喊的声音随着他的飞翔传了出去，也不晓得是烦闷还是悲伤。

这样在空中大叫大嚷了一阵之后，他顺手拂去满脸的雨水，睁开眼睛，却看见眼前海面上出现极端震撼惊人的景象。

那是一道非常高且宽阔的巨浪，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正往姚笙的小岛席卷过去。

第二章 人工世界

狄孟魂奋力往云国的方向飞过去。在空中看见这一幅惊人的景象，不及细想，便以他最快的速度追着巨浪，朝着姚笙小岛的方向努力展翅飞去。

惶急中，他睁大眼睛往前极力远望，依稀彷彿，已经可以看见姚笙所在的小岛，也看得见她隐隐约约的白衣身影。

那阵大浪虽然速度不慢，但是狄孟魂死命地飞翔，却比大浪快了一点，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落后了些，却已经逐渐可以追上。

这时候，姚笙的小岛已经越来越近，他远远看见她，依然静静地立位在悬崖上，以距离判断，她应该也已经看得见这道大浪，可是却没有任何惊

惶的神情。

狄孟魂在慌忙之中也不及细想，便贴着海面而飞，打算直接飞向姚笙的身旁，匆忙间一别头，眼角处已经看见大浪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正从他的身后追来。

就是这样，飞行的势子一缓，差点便被巨浪淹没，但是他又猛力地一展翅膀，直向姚笙的方向飞去。

在空中，他急急地大吼，一张口，咸咸的海风带着海水便飞入口中。

“姚笙！”他声嘶力竭地大叫：“快跑！”

可是姚笙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一点也没动，仿佛没看见狄孟魂，也没有看见他身后惊天动地而来的巨浪。

“姚笙！”

狄孟魂在这千钧一发间也不及细想，忘了姚笙陷身在光幕之中无法出去的事，从天而降，便紧紧抓住姚笙的双臂，打算将她带上天空。

说时迟，那时快，排天的巨浪就在这一刹那也已经卷到，像是一堵发出巨大雷声的巨墙，带着无边的水幕冲向狄孟魂。

在这一瞬间，狄孟魂知道自己已然无法躲开这排天的巨浪，甚至还能够愣愣地看见那千分之一秒的间隙中，巨浪形成的水墙“呼”的一声，像是高速撞墙的赛车手人生最后一个景象。

闭不上眼睛了！

说也奇怪，这便是狄孟魂在最后一刹那脑海中出现的奇怪想法。

突然之间，他只觉得抓住姚笙的手因为惊惶而松开，但是自己双肩却陡地一紧，“唰”的一声便被拉了过去。

一时间，震耳欲聋的浪潮声没有了，水花的感觉没有了，连那种咸咸的味觉也陡地消失，眼前陡地出现一片空白。

不过说空白也并不贴切，严格来说，应该是一大片无可救药的灰蒙空间。

就好像周遭所有的声、光，所有触感、视觉、味觉都在极短的瞬间急速抽离一般，狄孟魂整个人便陷进了这样一个灰蒙蒙，仿佛下了一场大雾，又像是火灾浓烟现场的古怪地方。

但是空气中却绝无任何烟味，也没有雾中的湿重气息，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空气居然还很清新。

而狄孟魂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惊惶地放声大喊。

“姚笙！姚笙！”

那声音却像是从别人口中呼喊出来一样，在这个灰色空间之中一点也传不出去，闷闷的，像裹在棉被之中，连自己听来也相当的遥远。

但是狄孟魂仍然不死心地大喊。

“姚……”

突然之间，一只柔软冰凉的手轻轻搭上了他的手臂。

“别叫了！”姚笙静静地说道：“我在这里。”

狄孟魂愕然地仔细一看，果然看见姚笙就在他前面不远处，但是这种灰蒙蒙的空间相当奇特，只是这样的近距离，她的形象便像是裹在重重烟雾中，看起来并不真切。

他急急地反握住她的手，姚笙仿佛愣了一下，不自觉地挣了一挣，却任他握在手中。

“这是什么地方？”狄孟魂惶急地四顾，急切地问道：“那些大浪呢？”

姚笙笑了笑。

“这是什么地方？”她的笑声中有着苦涩的味道，“这就是我一直走不出去的那个灰色空间。”

姚笙的灰色空间？

突然之间，狄孟魂的脑海中陡地闪过一道光芒，便已经恍然大悟。

自从姚笙来到这个神话时空以来，便陷身在这个小岛的光幕之中，这个光幕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只有她不能穿透光幕，因为一旦闯过光幕的界限，她便会陷身到一个走不完的灰蒙蒙空间。

可是，为什么现在连狄孟魂也进了这个空间？

因为之前，狄孟魂曾经和姚笙做过实验，发现两人即使拉着手，光幕也只对姚笙产生作用，却不会对狄孟魂有任何影响。

那是不是说，他也已经变成和姚笙一样，永生陷在这个空间，或是空间外的光幕之中？

一念及此，狄孟魂不禁脸上变得煞白，张开嘴巴，骇然地说不出话来。

姚笙是何等冰雪聪明的人物，看见他的表情，一转念便知道了狄孟魂的心思。

“不要担心，你不会和我一样的，”她柔声地说道：“你进得来这儿，是因为我‘带’你进来，并不是因为你也变成和我一样，会永远陷在这个空间里面。”

“为……为什么不会？”狄孟魂依然无法放下心来，说话也有点艰涩之感：“为什么你说，你可以‘带’我进来？”

“因为我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实验，如果任何东西在光幕的范围之内，我就可以将它们带进这个空间来，”她笑道：“当然，像你这样的人，也可以算是‘东西’。”

虽然她的言词间有取笑的意味，但是狄孟魂却恍若未觉。

“我还是不懂，”他结结巴巴地问道：“那……那天我们不是试过吗？我拉着你的手，可是一出光幕，你的手就不见了。”

“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天你是站在光幕外的，所以我说，如果你站在光幕里面的话，我就可以带你进到这个空间来。”

“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走不完的灰蒙蒙空间？”

“嗯！”姚笙点点头。

狄孟魂深吸一口气，勉力将思绪整理一下，心情才稍稍平静了下来。

“你真是坚强，”他由衷地说道：“到现在我才真正领会这种空间的可怕。”

“也算还好吧？”姚笙说道：“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也早被巨浪淹没了。”

一言及此，狄孟魂才想起方才那间不容发的可怕巨浪，以及外面空间的巨大灾变。

“那外面呢？”他急急地问。“是不是还是巨大的波浪？”

姚笙走过来，和他擦身而过，两人的距离极近，她的发丝拂过狄孟魂的颈项，透出淡淡的清香。

“这种大浪，算算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都要冲刷上好一阵，大概没有那么快，”她的手缓缓地探入一个虚无之处：“你来摸摸看。”

狄孟魂顺着蒙胧中的视觉，也将手伸入姚笙伸入的部位。

“小心……”姚笙说道：“那是这个空间的入口，别伸太进去。”

严格来说，狄孟魂并没有看清楚手掌是不是在那个入口处隐没，但是有没有视觉并不重要，因为穿透空间的手掌触感非常的明显，一探便知。

在外面的空间中，一定还有着狂烈的浪潮，因为狄孟魂可以感觉到手掌前端有非常猛烈的水流冲刷之感。

那种感觉，就像是将手掌伸进瀑布之中一样。

而且，可以想见如果将整只手臂伸出去，也许那水流的巨大力量，会将人整个拖出去。

“我们大概还要在这里面待上一阵子，”姚笙说道：“有的是时间。”

狄孟魂点点头，一边将手伸回来，手掌上湿漉漉的，尝一尝还有海水的味道。

“好大的浪。”姚笙沉静地说道。

“好大的浪。”

一阵静寂，两人各自坐了下来，相对的距离虽不远，但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

“你这次去了六天，”姚笙说道：“不是说去东北方吗？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六天了？”狄孟魂喃喃地说道：“有这么多天吗？”

“你去的第二天，整个空间就全变了，天空颜色变得纷乱诡异，海面上也常常冒出奇怪的泡沫，”姚笙说着说着，语声却越来越低，“你去的那天夜里，天空响过可怕的雷声，而且岛上还出现过地震，接着就出现怪异的天气，我还以为……”

“你这儿也听到了那声巨响？”狄孟魂奇道：“距离那么远，你这儿也听得到？”

“远？”姚笙反问道：“你知道那声巨响从哪儿来的？”

狄孟魂一怔，才发现自己因为方才的危急情状心神太过激荡，一时忘了姚笙并不晓得天界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那声巨响，是水神共工撞倒不周之山发出来的……”

于是，在灰色空间中，狄孟魂从偷看大神羿的练武场开始说起，说到南斗的出现，说到他的玄学理论，但是，在说到南斗的理论和古中国易经相合那段时，姚笙忽然打断了狄孟魂的叙述。

“什么叫‘风天小畜’？”她疑惑地问道。

“我也不晓得，南斗是这样说的，”狄孟魂耸耸肩，“而且，还准确地算出下一刻会发生的事。”

“他告诉你，那是他自己领悟出来的？”

“嗯？”狄孟魂点点头，却不知道她这样问有什么用意。

姚笙出神地沉吟着，仿佛在想着什么难解的问题。

“什么事？”狄孟魂问道。

“没什么，只是觉得奇怪。”姚笙说道：“‘风天小畜’不是南斗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那是我告诉他的。”

“啊？”狄孟魂愕然。

“我还记得，那是在和他聊古代玄学的时候，讲到‘易经’时举出来的一个例子，”说到这里，她仿佛笑了笑，“我刚来的时候常常很闷，南斗有

时候会过来陪我聊天，我对‘易经’没什么研究，卦象也只记得这一千零一个，所以才记得特别清楚。”

狄孟魂想了一下，有点不可置信地叫了她一声。

“姚笙。”

“什么事？”

“你觉得……”这个问题，狄孟魂发现自己从来没和姚笙认真讨论过，“南斗是什么来历的人？”

姚笙很认真地思索片刻。

“不知道。”她很干脆地说道：“我完全看不出来。”

“原先我以为，他应该是个来自比我们更先进时代的人，因为除了一些我们也不知道的知识之外，他对我们所知的历史、科技却有一定的认识。”狄孟魂摇摇头，仿佛这样就可以想出答案，“但是我现在却怀疑，这些知识有些根本就是从我这儿现学现卖出去的。”

“但是，他更不可能是比我们时代更早的人哪！”

“不是生化警队的人，不是未来的人，也不是过去的人……”狄孟魂喃喃自语：“倒和他自己说过的情形有点类似……”

姚笙有点讶异地问道：“他也这么和你说过？”

狄孟魂点点头，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开口，说出来的话也字字相同。

“我不屑于任何地方，也不屑于任何时代，不要试着让我解释，因为我无法让你了解……”

跟南斗相关的话题到这儿便不得不打住，因为两人都知道，再谈个一天一夜，终究也只是个解不开的谜。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狄孟魂自嘲地笑笑，按着方才的叙述，仔仔细细地说下去：“然后，共工和丹波朱红就出现了……”

姚笙凝神听着狄孟魂的叙述，说到丹波朱红和共工的出现，两人在女娲之野惊天动地的水火狠战，最后，共工大哭而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撞倒了不周之山。

听到不周之山撞倒后，天上星辰倾斜，磁场紊乱的情景，姚笙忍不住低低地“啊”了一声。

狄孟魂停下叙述，虽然脸看不真切，但是仍然疑惑地看着她。

“又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一些相关的事。”姚笙勉强笑道。

“什么相关的事？”

“大灭绝。”姚笙说道：“又是和恐龙有关的事。”

狄孟魂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说法。

在目睹不周之山的灾变时，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有一样的学术研究背景，所以，狄孟魂也曾经想到同样一件事。

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史前大地，称霸全球的生物本来是神秘的上古巨兽恐龙，可是，这样一个昌盛强壮的族类，居然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同时灭绝，而且在地球上永远消失了踪影。

也因为如此，如我们一般的哺乳类动物才能够兴起，经过时光的演变淬炼，成为现今世代雄霸地球的族类。

而恐龙灭绝的原因自古以来众说纷云，有人说是因为气候变化，有人认为是颗陨石撞击地球所致，更有人认为是某种病毒肆虐后造成的结果。

但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有过一次极巨大的全面灭绝，则是不争的事实。

严格来说，也是因为要研究这场地球史上的巨大灾难，才会有二十四世纪的那次时光探险。

也就是因为这场探险出了状况，此刻狄孟魂和姚笙两人才会经历了这么多奇特的变故，最后还陷身在这个灰蒙蒙的奇怪空间里。

姚笙沉吟了良久，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虽然只是单纯一座山的倒塌，可是我想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根据你的描述，这种磁场错乱的灾变可能会持续扩大，大到无可控制的地步。”

“嗯！”狄孟魂点头说道：“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透，为什么在天界那边的天空会因而倾斜？不周之山倒塌会导致地面上的全面灾变这点还不难理解，但是天上的星辰却是远在数千万光年外的宇宙哪！怎么可能被地球上的灾变影响？”

“这一点我也完全想不通，”姚笙说道：“但是，科学有分证据和直觉，对不对？”

“对。”

“如果要谈证据的话，当然我们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凭直觉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推测？”

“凭直觉？”狄孟魂奇道。

“你没有的话，我有，”姚笙说道：“如果是凭直觉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天界是个人为营造出来的世界。”

“人为？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你不觉得，这样一个天界、天庭，甚至那个无所不能的天帝，如果今天不是亲身经历的话，不管说给什么人听，是不是很像是一个连编导手法都不太高明的童话？”

狄孟魂愕然，一时之间还不太能接受她的说法。

“当然，今天这些大神、天庭、天界的奇异景观都是你亲眼所见，换句话说，你是个当局者，也许还看不太出来。”顿了顿，姚笙继续说道：“但是这些情景我都不曾亲眼目睹，大部份都是听你转述的，所以就少了那几分临场的震慑之感，于是我就会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怀疑，这样说法，你可以接受吗？”

“可是……”狄孟魂喃喃地说道：“我说的可都是我亲眼所见，没有骗过你的哪……”

“我绝对相信你的所见所闻，”姚笙轻轻地笑道：“只是说，这些奇特的事物背后，仿佛有着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而且不只是一两件事，而是处处都充满了奇怪的疑点，是吗？”

狄孟魂沉吟了一会，逐渐觉得姚笙的话大有道理，因为这些疑惑，原本就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要他向另一个全然不曾接触过这个时空的人叙述这个时空的特徵，大概没说个几句就会被取笑了吧？

的确，情节这么荒谬的事物，却千真万确发生在眼前，虽然是自己亲眼所见，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想，如果今天自己是一个二十四世纪的普通人，突然间有人信誓旦旦地前来叙述这个时空的诸多怪事，大概也会直觉地嗤之以鼻，以为来人是个神经病吧？

姚笙看见狄孟魂久久不语，知道他已经逐渐能够接受她的说法。

“如果是自然生成的事，即使是谎言，也会看起来顺理成章，”她说道：“但是如果有人为的成份在内，即使是亲眼所见，也会时时出现破绽。”

狄孟魂隔着灰蒙蒙的空间看她，姚笙清丽的容颜虽然不远，看起来却很不真切，忽近忽远，连说出来的话语也像是回音一样的缥缈不定。

他想了一会，刚刚打算开口说话，又被姚笙打断。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刚刚说的话，真的都只是直觉。毕竟，像禹强、南斗、丹波朱红他们都是真正存在的人，等一会儿浪停了之后，你只要出去外面的世界就会见到他们。”

姚笙仿佛有点倦了似的，伸了伸懒腰。

“而这个世界是不是人工所造，如果真的是，又是什么人造的，这些问题，大概就没那么重要了。真正的大麻烦，还在后头呢！”

“还会有什么大麻烦？”狄孟魂问道：“除了洪水之外，还有别的吗？”

“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水患记载，一旦洪水成灾，除了灾难发生当时被水淹没、冲走的苦难之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什么样的考验？”

“大水过后，所有的作物、食物产量一定会锐减，虽然有许多动物、人口在水患中死亡，但是活下来的一定也很多，活着的就要面临一个大问题，因为饥荒迫在眉睫。”

“是啊！”狄孟魂恍然大悟，因为相同的记载他也在古代历史上见过。

而且，有许多著名的改朝换代都是因为水患而起的。

大水过后，饥民遍野，如果当政者又不懂得纾解民怨，有时候一个庞大的王朝就会因此而崩毁。

“活着的有大问题，死掉的，却也是另一个可怕的隐忧，因为……”

“传染病！”狄孟魂没等姚笙说完，便脑海灵光一闪，骇然地叫出声来，“尸体受了阳光曝晒，便可能产生瘟疫！”

姚笙仿佛怔怔地看了他一会，才幽幽地叹了口气。

“而且不要忘了，这是个比那些古代王朝还要落后数千年的上古时代，我担心他们连最起码的医药常识都还没有，所以一旦发生了传染病，我想那将会是非常可怕的情景。”

想像着这样的可怕后果，两人都有点说不出话来，在灰蒙蒙的空间中，气氛暂时沉寂下来，两人分别想着自己的心事，久久不发一言。

良久，还是姚笙打破了沉寂。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杞人忧天吧？”她勉强地笑道：“再说，这个世界虽然还在文明的启蒙阶段，却还有着南斗他们这些大神哪！也许他们有神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说不定会没事的。”

狄孟魂想了想禹强、羿、女娲等人的巨大身躯，仿佛天塌下来还有这些巨大的大神们顶着，想了一会，也就释然地笑笑。

“也许吧！”他说道：“要不然要他们这些大神做什么？是不是？”

而姚笙却不再说话，迷蒙中，仿佛她又伸出了手，探进空间的入口。

“喂！”她说道：“大浪好像过去了，可以出去了。”

狄孟魂欣喜地站起身来，却发现自己并不晓得该如何走出这个空间。

“姚笙，”他悄声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出去，还是要你带我出去吗？”

姚笙冰凉的手指又悄然地伸过来，握住狄孟魂的右掌。

“我带你出去。”

其实，狄孟魂曾经有过几次穿越这种空间的经验，那是在穿过建木顶端云层的时候。

基本上，他觉得这两处穿越的感觉相当的接近，也曾经想过它们是不是在性质上有什么关联。

随着姚笙的脚步，“咩”的一声，两人再度回到她的小岛上，那种穿越灰蒙蒙空间的感觉很奇怪，身处空间中的时候，所有的感觉都很迟钝，声音听不真切，眼睛看不清楚，像是裹在一大团棉花之中。

必到现实世界中的一刹那，所有的感觉“唰”的一下全都回来了，像是裹住自己的棉被陡地拍开，所有的视野、空间都恢复了声音与色彩。

姚笙的小岛经过一场大浪肆虐之后，已成一片废墟，放眼所见的森林东倒西歪，还湿淋淋地淌着水。

不远的沙滩上沙层大多被巨浪刮开，露出底下的森然岩层，仿佛是张牙舞爪的妖魔，正在阳光下狰狞冷笑。

远远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只人鱼的尸骸，这种会发出美妙歌声的奇妙动物，此刻像是抹布般地挂在树上，除了可怜之外，更增几分诡异的气息。

“看，”狄孟魂拍拍姚笙的肩头：“那就是那种会唱歌的人鱼。”

姚笙看了一会，眼神却有点茫然起来。

“不知道云国的人怎么样了，”她喃喃地说道，也不晓得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问着狄孟魂，“不知道人间的灾难，和他们会不会有关系？”

在人鱼出没的海域附近，狄孟魂曾经在高空中，发现一种由云气组成的国度“云国”，里面的人、建筑全部都是缥缈如烟的云，不晓得为什么，姚笙特别喜欢听这个国度的事。

狄孟魂看着她清丽的容颜，不知道为什么，胸中豪气陡然散发出来。

“我去！”他慨然地说道：“我再帮你去看看云国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安然无恙！”

姚笙淡淡地露出笑容。

“你这个人真傻，”她轻轻地笑道：“我只是自己说说罢了，又不是要你真的过去。”

“那也不要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狄孟魂笑道：“再去一次那儿看看，又不会少掉几块肉。”

在笑声中，他说走就走，背上的巨翅奋力鼓动，虽然从归墟回来已经费了他不少精力，但是在灰色空间中已经休息过一阵，现在飞起来已经又是一身的精力。

“要小心。”这是临走前姚笙说的话，虽然声调不高，但是狄孟魂在空中却听到了。

他爽朗地对她挥挥手，便凭着记忆的方向，往云国飞去。

他乘着气流飞入晦暗的天空，不多久，突然间心念一动，转头往小岛的方向远远地望过去。

在那儿，姚笙小小的身子依然站在那儿，仰头看他，姿势一点也没有变。

她仿佛也看见了狄孟魂回头，还远远地对他招了招手。

远远看着姚笙小小的身影，狄孟魂心中某一个地方突然痛了一下，也

不晓得是什么缘故，眼睛却有些迷蒙起来，仿佛还有几分润湿之感。

这种感觉，他自己是解释不来的，于是只能摇摇头，奋力往云国的方向飞过去。

第三章 女娲补天

在大海之上，仍然偶尔可以远远见到巨浪突然出现的可怕景象。为了不受巨浪的威胁，狄孟魂刻意飞得更高一些，以防自己被突如其来的浪潮卷入深海，莫名其妙成为波臣。

看来，这儿的天空也已经出现磁场偏移的现象，晦暗而冷湿的空中，却很奇怪地见不到一片云彩，虽然已经很接近上次狄孟魂看见云国的地点，但是举目四望，却连一片云也看不到。

从这个地点再过去，就会进入一个亚维空间，在那个空间中，有人鱼在海上曼声而歌，但是更奇怪的是，在那片海域之中，有着残暴的史前水生恐龙“海沧龙”，并且，在更远的一个小岛上，还像龙族时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恐龙。

飞到这儿，狄孟魂开始有点犹豫，因为在这个亚维空间中，仿佛有着许多潜在的危险，而且这个空间也很有可能是个和上古时代白垩纪有关的所在。

白垩纪时代是恐龙称霸全球的时代，而对恐龙有极深了解的狄孟魂心里明白，一个人只身进入这样的恐龙世界，基本上和一客牛排走进狮子的巢穴没有什么两样。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远方的海上出现一道巨浪，排开巨大的海潮，向狄孟魂的方向直扑而来。

伴随着巨浪，还发出豪迈悠长的清啸之声。

而这种长远的啸声狄孟魂是再熟悉不过的，一时之间，像是老朋友出现一般，他也忍不住开怀地朗笑出来。

因为，从海浪中出现的，正是黑亮爽朗的海神禺强！

此刻禺强是黑色巨人形象，踩在一条巨大怪鱼的身上，从海上惊天动地地划开水柱而来。

狄孟魂听见他的长啸声，便兴高采烈地迎了上去，等到距离接近了些，禺强也看见了他，咧开大嘴，长声呼吼。

“狄……孟……魂！”他豪爽地长声大叫：“你个小子，还不死过来！”

突然之间，从远处的天际又响起了一阵震人心魄的可怕巨响，听声音正是来自天庭的方向。

随着巨响，整个空间的灾难气息仿佛又加重了几分，海水更不稳定，处处都冒出可怕的气泡，两天空的颜色更加纷乱，而且，不晓得是不是错觉的缘故，仿佛整个天空变得极低，又有点倾斜。

有点像是一句古代中国人的说法，很像是“天要塌下来了”的感觉。

禺强也仿佛被这突来的巨变震慑住一般，本来兴高采烈的神情突地静了下来，只是怔怔地看着天庭的方向。

狄孟魂缓缓地飞到他的身前，看着黑巨人那黑黝黝的脸上表情逐渐僵硬，最后，还露出害怕的神情。

狄孟魂与禹强见过好几次面，知道这位海神向来是个开朗豪爽的人物，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害怕神情。

在浊重湿黏的海风中，狄孟魂忍不住叫道。

“禹强！”他的声量逐渐加大：“禹强！”

这样叫了一会，海神禹强才仿佛如梦初醒般地回头看他。

“不周之山……”

狄孟魂点点头。

“南斗告诉我说，共工撞倒了不周之山，”禹强喃喃地说道：“难道情况更坏了吗？”

“你也知道不周之山的事了？”

“我是掌管四海的海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禹强说道：“我的子民们已经因此丧生了不少，而海上有多少岛屿也因此永沉海底，这样的大事，我怎会不知道呢？”

“共工撞倒不周之山的时候，我在附近，而且也看过不周之山的模样，共工只是把它拦腰撞折了，并没有倒塌下来，”狄孟魂说道：“如果真的倒下来的话，会怎么样？”

“四极废，九州绝，”禹强没好气地说道：“支撑天庭的四根天柱断了一根，天庭整个垮下来，你说说看会怎么样？”说着说着，又气急败坏起来：“不行不行，我一定得去看看。”

狄孟魂愣愣地看着他，黑色巨人形态的海神这时身上又开始布满了蓝亮的电流，从几次的经验中得知，这当然又是他要变化前的征兆了。

海神禹强要长程快速飞行时，会转化成一条巨大的黑色魔鬼鱼，此刻他随着晶亮的电流身形逐渐变平，不一会儿便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巨大扁平身躯。

“上来啊！”禹强不耐烦地大叫：“要去看这样的热闹，难道我还会丢下你不管吗？”

狄孟魂高兴地收起翅膀，一个纵跃便跳上禹强宽如球场的黝黑巨背，这样子的动作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印象之中，和禹强同游的经验总是相当的畅快愉悦，比起和南斗在一起的感觉要好得太多。

“走！”禹强高声长啸，缓缓挥动魔鬼鱼的巨大双翼，便滑入空中，在晦暗且仿佛行将出现巨变的天空下遨游前行。

当然，经过阳风森林的时候，禹强还是不忘记绕行过去，探视一下老友。这一次，那座宽广的森林几乎已经全都溶成了鲜绿色的透明物体，像是一团占地极广的绿色果冻，巍然地摊在天地之间。

而且，从透明的绿色物质中望过去，阳风的身形已经更加的清楚，此刻他蜷曲在透明晃动的物质之中，手脚相当的粗大硕长，头却只是小小一个，如果照这样的形貌幻化出来，他的样子应该会相当的雄奇古怪。

“老小子！居然会是这副怪模样，”禹强开玩笑道：“不过如果他出来后，个子一定要比我大上一截，到时候，说不定连我都打不过他了。”

在环绕阳风的过程中，狄孟魂还看见他的眼睛仿佛“睁”了一下，露出精亮的光芒。

“禹强！禹强！”他急急地叫道：“他看了我们一眼！”

禹强朗声大笑，仿佛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当然他会‘看’我们一眼，”他在呼呼的风声中说道：“在‘混沌’的状态中，我们的神志大多是清醒着的，现在阳风也是一样，虽然他动不了，却知道我们来看过他。”

狄孟魂恍然地点点头，因为他也想起来，当日大神羿也有过同样的说法，而且，羿就是在“混沌”的上百年岁月中保持清醒，这才领悟出武术道理的。

禹强在阳风的上空绕行了几圈，便重又飞入天空，同天庭的方向而去。

“依我看，阳风那老小子大概不多久就会变化成功了。”禹强愉悦地说道。

“他如果变化成功，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一点，我就不晓得了，因为要变成什么模样，事先我们都不晓得，”禹强说道：“总之，变个几次之后，就会像丹波朱红或是羿、鲧那样，可以回复人形了。”

巨大的魔鬼鱼在空中飞行极为快速，很快就越过了奇特的亚维空间“冰国”。

狄孟魂在经过这个和人类完全相反的国度时，还刻意注意了一下，发现冰国似乎也受了巨变的影响，有许多水晶结晶体模样的山川已经出现溶解的徵状，而在银色世界的大地上，也时时可以见到倒卧在地，动弹不得的冰国族类。

“好像连他们也受了影响哪！”禹强也注意到了冰国的异状，这样感叹地说道：“如果没有找出方法来解决，不晓得又要死掉多少国的人。”

禹强的速度果然极快，原先狄孟魂要飞上好几天的路程眨眼即到，穿过大海，就已经到了连着天地，如宇宙般广阔的巨壑——归墟。

原先深不见底的归墟，此刻因为时空磁场异变的关系，正泛出微微的光芒。

可是，到了归墟的时候，第一件映入眼帘的情景，却让狄孟魂和禹强同声惊叫，像是见着了最可怖的东西。

沉了三座，现在只剩下两座的五神山，岱舆和蓬莱，上次他们离去的时候，正颤巍巍地立在归墟之旁，就连几天前狄孟魂经过的时候，也好好的立在海上。

但是，此刻那座蓬莱神山却已经摇摇蔽晃地飘向巨大深邃的归墟，狄孟魂看见它的时候，那座神山已经离巨壑的边缘非常近了。

那也就是说，任什么样的大神前来，也没有办法解救它的命运了。

在惶急中，狄孟魂和禹强同声大喊，但是两人喊出来的内容却大不相同。

狄孟魂吼出来的是：“别掉下去！”

禹强却高声长吼：“等等我！我就来！”

但是，不论吼叫出来的内容为何，那座蓬莱神山还是摇摇蔽晃飘到归墟的边缘，一个旋转，便像是后倒的跳伞员一样，慢动作也似地逐渐倾倒，而后掉下那无穷无尽的深壑之中。

“妈的头！”禹强大声叫骂着，火速飞到仅剩的一座神山之前，却发现仅剩的神山岱舆正安然地屹立在大海之上，神山下的巨龟也静静沉在水底，安份地肩负这份重量非凡的艰巨工作。

神山附近却不像上次灾变一样，有着小仙人们惶急地在天空飞翔。这

一回，小仙人全都安安静静地挤在岱舆之上，在神山的小小亭台楼阁中，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小小仙人。

禹强飞到岱舆之前，急急地大声问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而坐在他背上的狄孟魂也许是因为事不关己的缘故，反而在蓬莱掉进归墟后便冷静了下来，四处环视，因为有些疑问已经随之出现。

原先，他以为是龙伯国人再次闯出亚维空间，又调皮地将神山弄沉，但是他远望龙伯国空间的方向，却看见那个空间入口依然是一片白光耀眼，一点也没有打开的迹象。

想到龙伯国人，狄孟魂又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只驼负蓬莱神山的巨神龟呢？

想到此处，狄孟魂向下搜寻，大海之上，却丝毫没有巨龟的身影。

“巨神龟呢？”在这同时，禹强也想到了同一件事，急急地问道：“巨神龟怎么又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将神山背好？”

岱舆神山上，几个仙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些什么，狄孟魂离得远些，没能听得清楚。

但是没听清楚也不要紧，因为禹强低头下去听，之后便像是暴雷一样陡地怒喝起来。

“什么？”他不可置信地大声叫道：“女娲抓走了巨神龟？”

狄孟魂闻言之后也呆住了，张开嘴巴说不出话来。

然而，他不经心地看向远方，在大海之上，朝着天庭的方向，果然有一条飘浮着美艳花草的巨大花道，绵延悠长地向着远方延伸而去。

这种奇妙的花道，狄孟魂当然不陌生，因为那便是生命大神女娲经过所留下的痕迹。

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人首蛇身的大神女娲拥有神秘而且异常充沛的生命力量，她所到之处都会留下这样一道长满花草的大道，即使是在海面上也不例外。

难道，真是女娲抓走了巨神龟？

如果真是她的话，她的用意又是什么？

正当狄孟魂在脑海中迅速转念的时候，禹强一声怒喝，便一个美妙的转折，快速地往天庭而去。

“走！跟我去兴师问罪！”他怒气冲冲地说道：“问她到底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

飞越大海，陆地上的景色更加的残破悲惨，也许是因为不周之山又崩了一次的缘故，进了天庭的范围之后，空气更加的混浊，而仰头望天，发现天上的星辰已经倾斜得更加厉害。

但是禹强正在气头上，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一幅劫后悲惨的景象之上，只是在嘴巴里不干不净地喃喃咒骂。

“什么东西？居然抓走了神龟？把神山又弄沉了一座，她……”

卑还没说完，从不周之山的方向又传来轰然一声可怕的巨响，而且，这一次好像连天空都因而颤动不已。

然后，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咻”地冒起一阵明亮至极的火光，火焰冲天，连狄孟魂都觉得有热气袭上脸庞。

禹强加快飞翔的速度，不一会儿，便已经到了不周之山的地界，远远

就能够看见拦腰断折的四根天柱之一。

此刻不周之山上的天空色彩更加的纷乱不明，空气中泛出灾难般的焦烟味。那道火光看样子是从不周之山山底升起的，火焰非常的猛烈，距离一近，更是炙热难耐。

还没到不周之山的平野上，这时静静地立着一个巨大的粗豪身影，那应该也是一个大神，身材和禹强差不多，此刻那大神正凝神望着不周之山下的那团大火，身影映着跳动的火光，却一动也没动。

禹强看出这一幅景象有点蹊跷，于是也不再喃喃咒骂，放低飞行的速度，慢慢接近那大神的身后。

那大神听出后面的风声，回头一看，只看见他一脸胡髭，浓密得连五官都看不出来。

原来，这个大神就是长相有如一只巨大黄熊的大神鯀。

鯀看见禹强接近过来，脸上也看不清楚有什么表情，只是手指放在唇上，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然后继续转头看着不周之山下的那团大火。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狄孟魂看见那原来是一盆大火，火光直冲云霄，整团火的下方却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大盆，火光的旁边，还堆着许多色彩斑斓的七彩巨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

在那一盆火的后方，有个人影在那儿，隔着火光，乍看之下不太清楚，但是没被人遮住的地方却盘着一条巨大的蛇身。

看到此处，禹强冷不防怪叫起来。

“龟甲！龟甲！”他大声地叫道，语气极为愤怒：“那女人抓了神龟，还杀了它，剥了皮做龟甲！”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细看，果然发现那个巨大火盆真的是一幅烧红了的龟甲，看来，的确是巨神龟身上剥下来的东西。

禹强仍然在那儿怒气冲冲地大叫大嚷，还想冲过去找女娲理论，却冷不防从一旁伸过来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闭嘴！”大神鯀沉声说道：“你还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大事吗？什么时候了，还在担心你的王八乌龟？”

禹强怒道：“什么大事比得上这只神龟？你知不知道神山又沉了一座？”

“我叫你闭嘴！”大神鯀怒道：“这种事，我会比你不知道轻重吗？我叫你乖乖的闭嘴，你就给我闭嘴！”

禹强虽然个性粗豪，但也不是个头脑简单的莽夫，他听出来鯀所说的话必然有着深意，于是便不再咒骂，身形逐渐转为人形，就着火光，和鯀并肩看着不周之山前的那一堆巨大烈火。

在熊熊的火光之中，大神女娲的身形缓缓的挪动，从火光背后现身出来，在金黄色的光芒照耀下，她的面容沉静，火光形成的阴影更使她的模样变得宝相庄严。

她慢慢地将身旁的五色石子一把一把地丢进火中，在龟甲中的大火很奇特地，因为五色石子的丢入便黯淡下来，火光转弱，也不像之前那样高张。

在龟甲中堆了许多五色石子之后，火光已经转弱，女娲缓缓地环视四周，仿佛露出悲悯的神情，望望四周的女娲之野，又仰望不周之山。

然后，她举起一片尖锐的巨石，便坚定地往胸口重重划下去。

狄孟魂和禹强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也不晓得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女娲的胸口随着巨石的划过便出现一道长长的伤口，从伤口之中，像是涌泉般汨汨流下清澈的体液，全流在龟甲中约五色巨石之上，而随着那奇异汁液溅在五色石上，有几小滴反弹掉在地上，立刻长出茂盛的各类花草，有的还落地化成蹦蹦跳跳的活物。

而那汁液仿佛带有无尽活力一般，龟甲中的火光立刻像是复活一般，“轰”的一声重又燃起，直直冲入云霄。

那些五色石在火光中烧燃一会，便逐渐像灯光一样亮了起来，这时候，女娲又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在火光中，仿佛那些火并没有任何温度似地，她将双臂深深地探入火堆之中，捧了满怀的灼亮五色石出来，巨大的蛇身随之慢慢蜿蜒而行，曲曲绕绕地爬上不周之山，到了山顶之后，再将手上的五色石补在残破的天空之上。

原来，她燃烧龟甲，炼五色石，就是为了补这片因为巨变而残破的天空！

一盆五色石大约只够大神女娲抱两次满怀，而每一次五色石用尽之后，她便重覆那种既残酷又令人不忍的自戕方式，从身上流下汨汨的生命汁液，再炼一盆五色石，再爬上不周之山补天。

看了几次女娲补天的行止之后，禹强忍不住满腔的热血沸腾，便想大步走过去帮她，至于能帮得上什么，却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走没几步，便被大神鲧拉了回来。

禹强的黑脸怒气冲冲，正要发作时，鲧粗豪地大声笑道：“死黑鬼！我是为你好！”

“什么是为我好？”禹强没好气地说道。“看她这样子牺牲，我们还在这儿没事人似的旁观，那还算是人吗？”

“你以为只有你才有心肠帮人吗？”鲧无奈地指着女娲的方向，“每次有事，哪一次不是我最先出头的？”

禹强固执地瞪了他一眼。

“那为什么你还不帮她，也不让我去帮她？”

“因为我一来的时候就过去了，结果她恶狠狠的，几乎要把我杀了，”鲧苦笑道：“我看，她是想自己一个把这件事做好，不过，我想我们的神力也都比不上她，的确也帮不了人家什么。”

狄孟魂听着两名大神一来一往地拌着嘴，眼睛却盯着大神女娲补天的模样，连眼皮都舍不得眨。

这样一幅绝对巨大、绝对奇异，也绝对残酷的景象，是他来到这个时空以来，最难以忘怀的一幕。

而且，大神女娲脸上那种安详平静的神情，行止上却做着这样伤害自己，修补天地的无私行动，更是令人动容。

在不周之山前，那盆龟甲和五色石烧成的火明了又暗，暗了又明，大神女娲的胸腹之间，早已布满了无数的伤痕，随着生命汁液的流出，她的形貌也越发干枯，连行动都开始举步维艰。

而这时候，不周之山上的破碎天空也已经快要补好，连山腰的断折之处也补上许多五色石，原先磁场错乱的光芒已经收敛下去，不再是那种惊心动魄的大难将至景象。

但是，补好的天空却没有恢复原状，只是维持着不再恶化的状况，天

上的星辰依然偏斜，只是不再流动。

大神女娲这时的形貌已经出现枯槁的状态，她很艰难地又在肩上划出一道大口子，但是，这次却只有少少的一些汁液流出来，所以火光也不像先前那样的直冲上天。

然后，她的脸上仿佛露出了满足的微笑，在火光中，她的唇际映出荡漾笑意的阴影，也许是想再一次抱着五色石入怀吧？但是，她的气力却在此刻用尽，整个身子失去支撑，便往那龟甲盆中直趴了下去，因为下落的势子太猛，“轰”的一声便将那龟甲盆打翻，烧炙的五色石满天飞舞。

“吓！”

“危险！”

在一旁已经观看许久的两名大神，这时反应也极快，砰砰砰地在平野上放开脚步狂奔，没几步就跑到了女娲的身旁。

禹强和鲧的身材虽然极为高大，但是站在女娲身旁却显得相当的娇小，像是大蛇身旁的两株小草。禹强手忙脚乱地将女娲身上的灼热火光打熄，鲧则是翻开她的身子，察看她的状况。

好不容易，禹强将女娲蛇身上的火光扑灭，一回头，却看见鲧站在她的人身旁边，脸上表情骇然不已。

这时候，狄孟魂也飞近过来，站在禹强的旁边，仰望着巨大如山的大神鲧，却看见他那惊骇的神情。

“见鬼啦！”禹强不耐烦地在狄孟魂的上空轰然说道。“还不照顾照顾她？”

这时候，大神鲧愣愣地说了一句话。

“她死了。”

禹强听了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死了？死什么死？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不会死的吗？天帝和南斗不是说我们不会死的吗？”

狄孟魂诧异地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经心地看着四周，此刻他正站在禹强的脚下，在禹强大脚的后方，横躺着女娲的蛇身部位。

看了几眼，狄孟魂忍不住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因为这时候，女娲的蛇身已经不复以往的鳞片光泽，现在呈现的却是一片灰朴朴的色调，不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倒像是泥塑的巨像。

而且，那蛇身的表面真的就像是干枯的泥土一样，正在毕毕剥剥地往下掉落。

这样的情景，禹强也看见了，他惊讶地看看鲧，才知道方才他所言非虚。

巨大如长龙的大神女娲，仿佛是用尽了精力一般，身上的生命迹象迅速消失，最后变成了像是黄土一样的巨大泥雕。

两名神力惊人的大神面面相觑，心下的震撼却一时之间，难以形容。

良久，两人才不约而同地，喃喃地开了口，说出来的，却是一字不改的同样一句话。

“原来，”禹强和鲧这样失神地说道：“我们也会死。”

而狄孟魂却不了解他们心中的激荡，只是仰望着不周之山的山顶，在那儿，有为数众多的五色石，有些地方还冒着热腾腾的白烟，虽然女娲补出来的天空没有将天空大地完全恢复原貌，却也可以看出花了极大的心血。

心血之大，连自己的一条宝贵性命也因而失去。

但是这样的仁善无私之心，却让狄孟魂为之感动不已，他从来不晓得这位大神原来的身分是谁，除了知道她在二十四世纪叫做“岸本绿”之外，对她可说是一无所知。

但是，此刻狄孟魂却静静地跪下左膝，双手合什，诚心地向着已化为尘土的大神女媧敬深深一个礼。

而在他弯下身敬礼的同时，他身后的两名大神依旧神情茫然。

物伤其类，因为同伴的死亡而难过。

睛夜惊雷，也因为得知自己的生理秘密而震惊。

看来，对这个时空世界充满茫然疑问的，已经不再只是狄孟魂自己。

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一阵冷风吹过，狄孟魂仿佛看见两名壮伟如山的大神同时瑟缩了那么一下。

这时候，从大海的方向隐隐传来风雷之声。

那呼啸般的声音来得好快，由远而近，声音逐渐加高增大。

同样的，狄孟魂对这个声音也熟悉得很。

大神羿。

羿从海上气势惊人地急奔而来，但是这一次他却很反常地，是以巨人的形态出现，这是狄孟魂第一次看见他的巨人形态，当他那形貌奇特的偌大身影在地平线彼端出现时，着实令他惊讶万分。

羿的巨人形态也有着动物的特徵，基本上，倒和狄孟魂有点类似，他的身材细长，猿背蜂腰，一双腿非常的结实且修长，背上却长了一对小小的翅膀。

而羿的巨人相貌不能算是好看，整个人皮肤泛着青青的色泽，头顶全秃，顶心还尖尖地高耸上去，如果要用“青面獠牙”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这样的相貌，却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

突然之间，狄孟魂的脑中灵光一闪，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模样。

殷商末年，龙族时空。

当时，狄孟魂曾经和一群周族人到殷商首都朝歌城去，在那儿见过一个同样青面獠牙的蓝皮怪人“雷震子”。

据说，这个“雷震子”还是周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

想到这里，狄孟魂仔细端详不远处的巨人羿，觉得他在外形特徵上和那个雷震子绝对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不过，这样的推测并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以时间来看，从现在算起还要再过几千年才会出现殷商时代，所以将羿和雷震子相提并论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

这时候，不周之山前的平野上是一幅很壮观的图画。

禹强、鲧、羿三名大神，像是山一样的巍然耸立在大地之上，不远处的不周之山山腰上的折痕依然隐隐可见，天空、山腰补满了五色的巨石，有些地方还冒出浓浓的热气白烟。

地面上，那只烧炙得泛出灰白色泽的巨大神龟龟甲，硕大无朋地翻倒在地，四周则是散置一地的灼热五色巨石。

在这些景物之中，最鲜明的当然就是力尽而死的大神女媧留下的身躯，此时她的人首和蛇身都已经完全失去光泽，像是泥土一样地不住剥落崩垮，因为她的身形实在太过巨大，有些剥落处落下的高度极高，碎落地面时还发

出砰然巨响，激起一地的尘烟。

但是在这附近的平野之上，放眼望去，仍然可处处看见她留下的青翠花草，生命痕迹。

原先贫瘠的女媧之野，这时候已经长满许多美丽的青草和野花。

第四章 神人永绝

天空和不周之山的五色石上依然发出阵阵的浓烟，像是绝望的灾难预兆。虽然大神女媧牺牲了自己，勉强将这片受损的天地补好，但是那种灾难将至的气息，却仍然隐隐流散在空气之中。

因为即使不周之山附近的天界已然补好，但是这几日来在天地间的灾难已经形成，就像姚笙说过的，虽然最震撼的第一波灾害已经过去，但是等待在前方的，却是因为灾变而衍生的更大变故。

大神鯀怒吼一声，便大踏步往天庭的昆仑山方向走去。

大神羿一个箭步走过，将他拉住。

“去什么地方？”

“去天庭！”鯀大声道：“我要去禀告天帝凡间发生的大事。”

“你那儿出了什么事？”

“洪水泛滥，大水成灾，我那儿的子民几乎全淹在水中，没逃成的都淹死了，逃得成的，也只剩半条命，”鯀气急败坏地说道：“我要上天帝那儿，要他还咱们子民一个公道！”

禹强也走了过来，黑黝黝的大脸不再笑嘻嘻的，也同样有着极深的忧虑。

“你的领地呢？”这句话，是对着大神羿问的，“你那片土地是大伙儿属地之中最精华的地方，大水也到了你那儿吗？”

“到了，而且我儿郎们的部落灾情也非常的惨重，处处是洪水，而且山林的怪兽猛兽都跑了出来，见人就吃，我们那儿的儿郎也死了许多……”

不让他说完，鯀便大声叫道，须眉皆张，仿佛有着极大的怒气和怨气。

“所以我说到天帝那儿去，要他给咱们子民一个公道，至少救救他们！就这么简单，你还拉住我干什么？”

“只是，天帝能怎么还我们公道呢？”禹强摇摇头，“再说，他也没有召见我们，这样贸然上去，会有事吗？”

“你的那些水族子民不怕大水，当然不痛不痒！”鯀咆哮说道：“但是我们那儿的人可是随时命在旦夕！”

“谁说我的水族就没事的？”禹强怒道：“那一道道的大浪打过来，我的子民们被扫到的非死即伤，而且海水中成天冒着泡泡，不小心游到那儿就要气绝而死，谁说我的水族没有事的？”

“那你就跟我一起去找天帝！”

“去就去！”

大神鯀转头望向大神羿。

“你呢？你的儿郎也出了事，你去不去？”

大神羿沉吟不语。

“去不去啊？”鲛急躁地说道：“不去的话，我就自己上去了。”

“我不是不去，只是见到了天帝，又能够做什么呢？”羿的神情显然远比鲛轻松，“遇上这样的大洪水，我们又能怎么样？”

“息壤！”鲛大声说道：“我要天帝把息壤借给我们，来止息大洪水！”

听见鲛的话，羿和禹强同声惊呼。

“息壤？”

“你向天帝要息壤？”

狄孟魂站在地上，仰望三名大神争论不休，听到此处，也忍不住满心的好奇。

息壤？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听鲛的说法，那东西仿佛能够遏止洪水的泛滥，但是他还是无法描绘出这种奇妙东西是什么模样。

在地球上的物质之中，水是最柔弱，却也最刚强的，在自然界中，水可以蕴养万物，但是一旦发起威来，却任你是什么也挡不住。

在二十四世纪时代，虽然地球上的天气已经由人工控制，将自然灾害减至最低，但是科学家仍然估算过，如果真正出现古代记载中的洪水，以二十四世纪的科技水准，依然是束手无策。

而现在，天帝那儿却仿佛有着这样一个叫做“息壤”的东西，可将洪水止息。

狄孟魂好奇地看着三名大神，想要问他们和息壤有关的事，却看见他们越辩越凶，不知道该如何插上口。

“算了！”鲛大声叫道，转身仍然往天庭的方向大踏步而去，“要不要去随你们，但是我可是去定了！”

禹强和羿怔怔地站在平野，望着鲛的身影在远处逐渐消失。

禹强环视了一下四周，看见狄孟魂站在地面的小小身影。

“狄孟魂！”他怪声大叫：“过来，咱们也上天庭去！管他奶奶的！”

狄孟魂笑了笑，张开翅膀，坐在黑巨人的肩头上，跟着他向天庭快速而去。

在不周之山前，这时只剩下了羿，他仰望着天空，那倾斜的星辰已经停止滑动掉落，但是整片天空仍然有点歪斜的感觉。

良久，他才无奈地摇摇头，也随着禹强等人的脚步奔向天庭。

狄孟魂坐在禹强的肩上，奔跑的速度虽然比不上飞翔，却也迅逾奔马，耳际风声呼呼的响，再加上巨人大跨步时的震动，别有一番畅快之感。

在禹强“隆隆隆”的大步奔跑声中，狄孟魂还是忍不住问了他心中的疑问。

“喂！禹强，”他问道：“什么是息壤？”

禹强在奔跑中气息依然平顺，一点也没有气喘的感觉。

“息壤？”他大声怪叫道：“那是鲛发了神经要的东西。人家天帝有的是奇珍异宝，放在身上宝贝都来不及了，干么要借给他？”

“天帝有很多奇珍异宝吗？”

“当然！要不然怎么叫做天帝呢？”禹强笑道：“四面八方的凡人到了天庭，都会把他们最宝贝的东西献上来，而像我们的话，天帝也特别交代过，

如果见着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宝贝，也要给他送上去。”

“他要这些宝贝做什么？”

“那就不关我们的事啦！反正东西就给他带上去，要怎么用我们就不得而知啦！”顿了顿，他又说道：“但是天帝有些宝贝可不是我们找来的，而是他本来就有的东西，像罔象上次帮他找回来的夜明珠子就是。”

“这样的东西很多吗？”狄孟魂疑惑地问道：“他会让你们看吗？”

“有时候会，天帝心情好的时候，会让南斗拿给我们看，这些东西倒是没几样，不过都很特别，好像功用也满神通广大的。”

“有什么特别的功用？”

“有一次，天帝让我们看一种东西，叫做‘视肉’，是一块长了两颗骨碌碌眼睛的怪肉，味道好得很，而且怎么吃都吃不完，因为只要咬一口，它就会再长一块肉出来，所以永远吃不完。”

“好怪的东西。”狄孟魂笑道。

“还有一种火浣之鼠，这种老鼠大得像头牛似的，最不怕火，身上只要脏了，跳进火里烧上一阵就干净个什么似的，用它的手做的布也是一样，只要用火一烧，就会干净无比。”

“那息壤呢？也是天帝原来就有的宝物？”

“息壤这种东西，是天帝最宝贝，也最不让人看见的，除了南斗之外，没有人看过。”

“没有人看过？那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有看过，但是却听南斗说过，据说。最初天地之间是没有这么多陆地的，是天帝在水上撒了息壤，才长出来这么多的陆地。”

“所以息壤是一大块土地？”

“不是，”禹强简洁地说道：“据南斗说，息壤只是一小撮土，连凡人的手掌都堆不满。但是息壤却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放在凡间的地上，见风就长，任你耍多大的土地，它都可以长出来给你。”

“所以，鲧就是要向天帝要这种东西？他想拿‘息壤’来盖住洪水？”

“八成是这个意思，”禹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念头是不错，但是天帝怎么会肯呢？那是他的宝贝，怎么会因为凡间闹了洪水就借人呢？”

禹强奔跑的脚步极快，言语间已经跑过女娲之野，远远的已经可以见到一株直插入云端天际的大树，那便是天庭的入口，高耸在昆仑山顶的大树“建木”。

狄孟魂听了禹强的话之后，越来越觉得姚笙的话颇有道理。

从禹强的转述中，他发现这个从未出现过的天帝有着许许多多完全不合理的破绽。

明明是一个掌理所有大神的至高领袖，可是却像是个小气的孩童一样，收集天下的宝物，而且还不太愿意让人分享。

尽管禹强没有明说，却也可以看出这个天帝是个行事个性并不高明的统治者，所以禹强才会认为要向天帝借“息壤”来解救凡间疾苦，是件不可能的事。

但是，天庭和凡间却又有这样一株巨大的建木，连凡人都可以上天庭，和天帝直接对话、请求，这样的疑惑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这时候，禹强已经带着狄孟魂来到了昆仑山脚。

而两人还没有到，就已经听到一阵洪亮焦急的叫嚷声。

狄孟魂好奇地远望过去，却看见一阵耀眼的金黄色光芒，在山脚下不远处，太阳神之母羲和一片灿烂地站在那儿，不过那部金马车却不见踪影，在她的脚下，十只巨大的金乌鸦精力充沛地在那儿互啄嬉戏。

山脚下，散散落落地站满了许多形貌奇特的大神，也有来自宇内各地的奇怪种族。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建木的天庭入口处已经来了这么多的神人、奇兽和各类凡间部族。

遥望昆仑山顶，那只号称可以洞悉人心的开明兽巍然地站在那儿，身形接近云端，高高在上，仿佛对山脚下的情景毫不关心。

此刻在山脚下大叫大嚷的正是像只大黄熊的大神鯀，叫嚷的对象却是大神之首南斗。

只见南斗悠然地站在他那朵乘云之上，虽然大神鯀说得气急败坏，可是南斗的笑容依然清雅，和鯀的焦急恰成强烈对比。

在他的背后山上，一黑一白两名巨神重、黎也坐在山巅，两个人面无表情，但是狄孟魂却注意到，这一次两名巨人的身后，居然都背着一柄亮晶晶的板斧。

在重和黎的身后不远处，那胖胖的天神罔象又出现，他还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在山间一蹦一跳，有时在山壁间消失了踪影，有时又自得其乐地跑着跳着现身出来。

看来，如果说南斗有亲信的话，这三位大神应该算是南斗的属下。

而火神“祝融”丹波朱红并没有站在南斗的身边，狄孟魂在神人群中看了一会，惊讶地发现她居然在太阳神羲和的身旁，并且还神情亲热地逗着地上的金乌鸦玩。

直到了这一刻，狄孟魂才发现丹波朱红发出的火光虽然是红色的，但是远远望去，那种力场的光芒和羲和的金黄色阳光却非常的近似。

这时候，长手长脚的青色巨人羿也已经赶到，乍见这么多神、人聚集，他的脸上也露出惊讶的神情。

随着鯀的呼喝声，来自四面八方的神人们也开始鼓噪起来，那声音有的粗豪如雷，有的尖细似针，有的嘶哑难听，有的却像是猛兽一般，发出沉郁的吼声。

看见这样的纷乱场面，南斗却不以为忤，反倒像是在欣赏什么似地，面带微笑。

过了一会，他才在众人纷攘的叫声中清雅地笑道：“诸位，听我一句话。”

他的语调从来不见高亢，但是总是能够压倒所有的声音。

听见南斗开口，众人的纷扰声音才逐渐止息下来，大家都闭上了嘴，专注地听他说话。

“我知道大伙今天来，是想上天庭向大帝请求。”南斗淡淡地说道，声音却远远传出去，“不周之山的灾难，天帝已经知道，但是各位可曾知晓，这样的灾难，是什么人惹出来的？”

人群中传来一阵嗡嗡的响声，许多人交头接耳，却没有人出来说话。

“是南方天庭的水神共工！”南斗像是个煽惑群众的宗教领袖一般张开双手，语气也变得比较激昂，“南方水神共工撞倒不周之山，让天空为之倒塌，星辰易位，死伤枕藉！”

众大神和各方民族被他的言语感染，也开始鼓噪起来，有些人更是开始辱骂水神共工。

“这次大家的灾难，我南斗感同身受，也知道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所爱，而我们天界大神中，最为大家尊敬的女娲也因为修补天地，已经力尽而死，付出她最宝贵的生命！”南斗高声说道：“而我，也愿意在此为大家前往天庭，同天帝请求，大家说，好不好？”

当然，听了他这样的说法之后，众人兴高采烈，同声大叫，声音响彻大地，连地面都有点振动起来。

“好！”

等到众人的欢呼声止歇，南斗才微微一笑。

“现在，我就和众大神上天庭面见天帝，请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土，我们若有任何消息，必定由大神们广为宣布。”

在轰然的叫好声中，天界大神南斗、羿、海神禺强、鲧、“祝融”丹波朱红、太阳神之母羲和，以及几位狄孟魂叫不出名字来的大神，纷纷飞向昆仑山顶的建木，穿透建木顶端的云层，进入天界。

狄孟魂渺小的身影混杂在昆仑山下的奇形怪状人群之中，仰望着最后一个大神消失在云端，而后，那两个一黑一白的巨神重、黎才冷然地飞入天空，也进入天庭的云层。

在昆仑山下等待的人群并没有依南斗所说的一样乖乖散去，人人都在山下迫切地等待，希望众大神能够从天庭带来重建家园的佳音。

狄孟魂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耳际传来各种奇奇怪怪的语音腔调，而那些人们也有许多长得奇形怪状，有的甚至不似人形。

这些奇怪的种族，狄孟魂有些在过去的游历中已经看过，第一次接触这些怪人的经验，是在龙族时空的朝歌城，当时狄孟魂在大街之上看见那些鸟形人、三头人、龙王族人时，心中的惊愕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到了这个时空之后，他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讶异之处，眼前所见，全是匪夷所思的神、人、生物，就连狄孟魂自己，也成了个半人半鸟的怪人。

而从那些听得懂的叙述中，大家谈的内容全都是和灾变有关的惨事，有的地方旦夕间成为水深如大海的鬼域，有的地方尸横遍野，有的地方则出现前所未有的猛兽，生命随时都要受到威胁。

这样在昆仑山下等了许久，天庭那儿却毫无动静。狄孟魂在人群中走得倦了，便躺下来休息，他用手枕着头，仰望变色的天空，没有多久，却从大地深处隐隐传来奇异的声响。

他听了一会，诧异地爬起身来，却发现那声音越来越明显，连空气中都隐隐有些不对劲的气氛。

人群中许多人也警觉到了，原先正在谈论洪水惨状的人住了嘴，愣愣地四下张望。

这种气氛，狄孟魂彷彿在什么地方也有过同样的感觉，连环境都觉得很熟悉。

突然之间，从远方天边隐约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狄孟魂张大眼睛，就在这一刻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

他陡地长吸一口气，然后像是发了狂似地放声大喊。

“洪水！伴水！”

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何出现，这时候，像是收拢来的网罗，从昆仑山的四周，这时候排山倒海地涌来声势极为惊人的洪水！

从四面八方出现的洪水，像是最可怕的暴风浪潮一般，将昆仑山下的人群一下子便冲散开来。

一时之间，哀声遍野，伴着轰然的浪潮冲刷声响，片刻之间，昆仑山脚便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在山脚等候的人群中，不会游水的自然便在大水的冲刷间随波而去，化为波臣，送掉一条小命。许多能够游水的则在水波中勉力挣扎，希望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求生。

而最幸运的，应该就像是狄孟魂这种有飞翔能力，并且又在洪水肆虐前即时飞向天空，但是这样的幸运族类却是百中难得其一。

这样千钧一发的逃难经验，狄孟魂早在不周之山崩塌之时已经有过，但是虽然如此，还是被眼前的惨状吓得目瞪口呆，心跳不已。

混乱中，也不自禁在心中闪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这样的洪水，到底是从何而来？

不周之山已经被女娲以生命补好，为什么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巨变？

而且，看看洪水的来势，说它像是灾变，倒不如说像是个陷阱，因为它来得实在太快，也来得太令人束手无策。

正在惊疑之间，建木上的云端突地响起一声如雷声般的惶急暴喝！

“不公平！真太不公平了！”

在暴喝声中，几名大神巨大的身躯在云端出现，直直下落，看见昆仑山下已成一片汪洋，大神们纷纷惊呼出声。

其中叫得最大声的，就是大神鲧，方才刚从云层出现的时候，急急地叫喊的就是他。

“这样的话，天界还有公理吗？……这是什么鬼东西？”

随着他的叫喊，“噗通”一声，大神鲧一个失神，竟然从半空中跌入山脚的汪洋。

而在洪水中载沉载浮的人兽依旧发出惨烈的哭号，伴随着鲧落水的水声，听起来令人极为不舒服。

大神鲧的身量极高极大，所以山下的洪水并没有将他淹没，但即使是这样，也喝了好几口水。

狄孟魂在半空中，看见其余的大神们鱼贯从天庭下来，人人神情古怪，而且，建木顶端的云层也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开始发出诡异的光芒。

最后从天庭出现的，便是白衣俊雅的南斗，他的身后跟着两名巨神重、黎，此刻，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将背上背的板斧撒在手中。

山脚下，被洪水突然淹没的众人依然在水中挣扎，载沉载浮。就在片刻之前，他们兴高采烈，满心期待地希望大神们从天庭带来好消息，能够得到天帝的帮助，解决自己国中的洪水灾患，但是，此刻却有大多数人已经丧身波涛之中。

而幸存的人，在许久之后，仍然无法相信，接下来他们从南斗处听到的天庭宣布。

原先满心期待的洪水解决方法，南斗一字没提，说出来的，却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

“天帝已经决定，”南斗在昆仑山上空冷然说道，他的声音清朗好听，远

远传了出去，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鉴于天地人间日趋混乱，天下纲纪失常，今后天庭只有众大神可以前往，人间子民不得再行进入，特命夸娥氏之子重、黎斩断建木，人神之间，至此而绝！”

狄孟魂完全无法置信地仰望南斗，只见他依旧丰神俊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对山脚下的哭声震野、水患惨状也仿佛视若无睹。

听了南斗的宣布之后，有几个在空中盘桓飞翔的鸟形人放声大哭，哭声远远传了出去。

天帝对洪水一事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还突如其来地决定断建木、人神永绝！

这是什么劳什子的天帝？

果然，不只是狄孟魂有着这样的想法，有几个浮在水面上的虎形、豹形子民便破口大骂起来。

“任咱们死也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老天？”

“天不养我，我养自己，什么老天，你塌了吧！”

“贼老天，贱老天，你比屎都不如……”

几个人骂得兴起，言词也越来越污秽。

这时候，大神之中一名尖嘴模样的怪神暴喝一声。

“大胆！”

那怪神伸手一招，便是一记灼亮的炸雷，“轰隆”一声打在那群虎豹人的头上，打得他们皮开肉绽，惨叫连连。

但虽然是如此，仍然有人丝毫不惧，骂声不绝。

南斗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只是冷冷地一招手，两名巨神重、黎便抄起板斧，“夺”的一声，便在云端下的建木顶端上斫了一斧头。

众人又惊又气地看着两名巨神开始砍伐天庭的通道建木，一声一声，仿佛是砍在许多人的胸口上。

有个羽民族的女人忍不住放声大哭，但是声音很快就被“丁丁”的伐木声掩盖。

在伐木的巨响中，狄孟魂看见禹强也在山脚下愣愣地仰头看着，人却已经踩在洪水之中，于是便飞过去他的身旁。

“喂！”他悄声说道：“禹强。”

禹强回过头来，却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昆仑山顶的天庭之梯建木虽然硕大无朋，但是两名巨神的板斧也凌厉非凡，不一会儿，这株寰宇内最大的巨树，在云层下的部位已经全被斫断。

两名巨神将板斧翻转，互相对望一眼，便举起斧头，重重地击在建木之上，发出凄厉的木材断裂声响。

“起！”两名巨神惊天动地地大吼出声。

这记合力一击果然声势极大，高耸入云的建木应声连根拔起，便往一旁缓缓倾倒下去，巨大无比的树身颓然地倒在昆仑山上，然后往山脚滚落，最后跌在大水漫漫的洪水里。

开明兽看见建木倒塌，像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一般，站在高岗之上悲鸣不已。

南斗朗声说道：“自此而后，天庭与人间永不相连，凡人口中，不得再妄提天帝之名，若有违者，神人共弃！”

听到这里，狄孟魂忍不住也低低地骂了一声。

“妈的！”

声音虽然不响，但是那名发出闪雷的怪神眼中却发出精光，往狄孟魂的方向看了一眼。

禹强闷哼一声，挪了一下身子，便挡在狄孟魂和那怪神的中间，若无其事地继续听着南斗说话。

那怪神仿佛对禹强也有些忌惮，只是瞪了狄孟魂一眼，便不再注视他。

但是，最生气的应该还是大神鲧。

“走了！走了！”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水，哗啦啦地离开水面，腾空而起，“还不回去，要在这里惹人讨厌吗？”

他的子民泰半已经淹死在洪水之中，此刻他从水中救起许多子民，个头小小的人们抓着他的身体，像是大熊身上沾满松果，看起来古怪得很。

但见他的身上发出黄光，便头也不回地离去。

而众大神也将自己幸存的子民救起，纷纷离开仍是汪洋一片的昆仑山脚。

从此之后，神人永绝。

这应该是天帝子民们最伤心的一处所在。

“走了走了。”禹强叫道，身形又转为适合长途飞行的巨大魔鬼鱼。

狄孟魂百感交集地上了禹强的背，缓缓地离开天界，临去前，他仍然忍不住看了南斗一眼，只见他翩然地一个转身，便直升上天界的云层。

第五章 阳风重现

这一片突如其来的大洪水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两人飞到女娲之野的时候，就再也看不见洪水的踪影。

仿佛是从虚无之处而来的漫天洪水，感觉上，就像是姚笙所说的，“处处充满了人工的痕迹”。

狄孟魂想了一会，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禹强，”他在高速飞行的风中叫道：“有些事我还是搞不清楚。”

禹强也在风中高声回答。

“也没有什么好搞不清楚的，反正天庭的事就这样，”他说道：“天帝决定了的事，任谁也不能够更改，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你们在天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狄孟魂问道：“不是说要商量治理洪水的事吗？”

“本来是这样，”禹强说道：“那头大黄熊一上天庭，就同天帝大叫大嚷，说要拿息壤下凡间堵住伴水，要不就要带他的子民尸体上来，放在南天门外给天帝看。”

“天帝不肯，还生气了，对不对？”

“肯不肯，我们是不晓得的，因为南斗在那儿和天帝咕侬了好一阵子，也没说要不要借息壤下来，反而接下来就说因为现在凡间对天庭越来越不敬，所以要把建木砍掉，将神人的世界完全隔开。”

“为什么？是因为鲛得罪了他吗？”

“我们在那儿，都觉得鲛的态度是太过分了些，可是再怎么说，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断了神人的通路啊！”

“那鲛后来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禹强苦笑道：“当然是暴跳如雷啊！但是天帝已经下了决定，任他怎么跳，也是没有用的。后来，还是羿低声地和我们说了句话，鲛才静下来的。”

“哦？”狄孟魂好奇地说道，他曾经和这位大神有过交谈，知道他是个见识相当卓越的人物，却想不出来有什么话可以让鲛陡地静了下来。

“他说什么？”

“羿说，也许我们怎么说都已经没有用，因为天帝早就已经决定要砍倒建木了。”

“为什么？”

“因为，早在我们还没有上天庭之前，南斗的那两个跟屁虫重、黎已经把板斧都准备好了。”禹强说道：“没事的话，干么把那种大家伙带在身上呢？”

狄孟魂恍然地点头，回想了一下，果然想起大神们还没上天庭时，两名巨神的确早已在背上背了巨大的板斧。

“但是，这样子做未免也太糊涂了吧？”狄孟魂半开玩笑地说道：“这样的天帝，你们还服他做什么？如果是在人类的世界，这样做法早就被砍成八块丢到河里了。”

突然间，禹强的大脸开始移动，像水蛭般移到狄孟魂的脚下。这是他的拿手绝活，在巨大魔鬼鱼的状态中，禹强可以将脸部挪至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他的大脸像是块巨型的地毯一般，横陈在狄孟魂的脚下，而且黝黑的脸上居然有着很明显的忧虑之色。

“狄孟魂，”他郑而重之地沉声说道：“这种话，在我这儿说说是可以的，但是，以后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说起。”

“啊！”狄孟魂愣了愣。

“不管天帝的作为怎么样，但是他的能力的确是我们万万比不上的，”禹强严肃地说道：“也许你现在觉得他很可笑，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惹出事情来，任谁也保不了你，知道吗？”

狄孟魂苦笑，然后点点头，但是心里还是忍不住又咕哝了一句。

“好威风！”他有点赌气地想着：“好煞气！”

越过归墟，再飞过大海，就回到狄孟魂最常活动的大陆上了。这时候，可能是因为不周之山已经补好的关系，天地间的可怕灾难气息已经冲淡了许多，但是仍然处处可见洪水肆虐过的痕迹。

而且，这些灾难之后的残破景象，也许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回来。

狄孟魂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想着心事，突然间，脚下的禹强突地欢声大叫出来。

“呀呼！”

被他这样一吓，狄孟魂也从冥想中醒了过来，往前方极目望去，却也忍不住高声一叫。

“阳风！阳风！”

果不其然，在阳风化身的那座森林原址，这时已经茫茫然地坐起了一个身量和禹强他们一样高大的绿色巨人。

这个巨人，当然就是刚从“混沌”幻化出来的潘朵拉核酸“水”队长阳风！

狄孟魂高兴地大声叫着双足一蹬，便从禹强的背上展翅飞了起来，向阳风坐着的山崖飞去。

阳风在海风中听见两人的笑声叫声，有点迟缓地回过头来，看见狄孟魂，也看见他身后黑黝黝的禹强，脸上也不禁露出笑容。

但是那笑容却有点骇人，狄孟魂飞近了些，发现阳风幻化之后，除了身量巨大无比之外，连相貌也改变了许多，他的皮肤在白天的阳光照耀下，现出淡绿色的光采，骨架粗大，却没有什麼肌肉，像是一棵巨大无比，却又瘦骨嶙嶙的千年巨木。

而他的容貌也算不上好看，除了眉目间隐然可见昔日粗豪的轮廓外，从前那一脸的胡髭已经不复踪影，整个大头上光光秃秃，须眉尽无，而且他的头顶心和大神羿的巨人形貌很是类似，尖尖地高耸起来，有点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夜叉。

不过像这样一个身长数十公尺的夜叉，不用说在半夜了，就是在这样的碧海蓝天之下，乍看也会吓人一大跳。

狄孟魂又缓缓地飞近了一些，在脑海中搜寻昔日阳风的粗豪长相，却实在很难和眼前的绿色巨人联在一起。

禹强在空中缓缓变化，变回他的黑巨人模样，“轰”的一声重重落地，踩在沙滩之上，激起了一地的黄沙。

他促狭地打量转化后的阳风，哈哈大笑。

“长得好！阳风，大伙都没你长得这么俊！”

他爽朗地走过去，将仍有点茫然的阳风拉起来，两名巨人在海滩前并肩而立，看起来的确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狄孟魂像是乍见亲人般地，心中满满地都是欢喜。他与这位不苟言笑的生化警队队长算得上相当投缘，两人在龙族的时空中共同冒险，着实相处过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再一次看见阳风，纵使他的形貌已经大大改变，那种陡遇故知的温馨之感，却仍油然出现在心中。

阳风好奇地环视一下四周，看见眼前小小的狄孟魂在空中不住地拍打双翅，脸上漾出欣喜的神情。

他凝视良久，才缓缓地展颜一笑。

“狄孟魂。”他的声音还是和往日一样粗豪，而且带着几分的威严，“你也在这里！”

碧海青天下的沙滩上，充满了旧友重逢的喜悦，阳风和禹强在二十四世纪时本来就是旧识，虽然在围捕时光英雄葛雷新之役时，禹强并没有参加，但是两人却曾经在其它的事件上并肩出过任务，本来就是熟识的好友。

而狄孟魂就如先前所想的，在龙族时空曾经和阳风渡过一段共患难的岁月，而来到这个神话时空后，又和禹强相当的投缘，所以，三个人虽然身分、背景，甚至形态都已经大不相同，却还是相谈甚欢，像是三个熟识多年的好友。

在交谈中，狄孟魂和禹强拉拉杂杂地告诉狄孟魂许多这个时空的奇闻

异事，这些异事之中，有一些阳风在森林状态中便已经知道，但是像共工撞倒不周之山、女娲因补天而死等事他便不知情。而众大神之中，有许多人在二十四世纪时本就是生化警队的同事，禹强逐一聊起这些人的现状，阳风也听得十分入神。

三人聊了许久，阳风突然想起一件事，便回头向狄孟魂问道：“那……姚笙呢？她还在那个岛上吗？”

狄孟魂点点头。

阳风沉吟了半晌，也点点头。

“我们去看看她。”

埃神禹强拍拍厚实的大手，又亲切地捶了捶阳风的胸膛。

“去看去看，去看你们的小小朋友，我可要回去看我的水族子民，不陪你们了！”

说着说着，他的神情突地又转为严肃。

“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狄孟魂，”他庄重地说道：“不周之山倒了，建木也倒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依我看，坏事、灾难会一件件的发生，日子只会更坏，你们两个，一切都要小心。”

看着平日豪爽不在乎的海神以这样慎重的口吻说话，狄孟魂也被感染了这股肃杀的气氛，于是也神色凝重地点点头。

“那我走了，如果要找我，只要到海上叫我就可以了。”禹强呵呵地大笑，转身跨着大步走入大海，“你们两个小子好好保重！”

看着海神黑亮的巨大身躯在海平面远处逐渐隐没，阳风点点头，巨大的身影开始模糊起来，像是水波一样开始变化。

看来，“水”支队长阳风之前最擅长的工夫，并没有因为“混沌”幻化而失去，仍然能够化为水幕飞翔。

“走吧！”他粗豪的声音也带着水纹的抖动，听起来像是摇蔽着水珠，在大海的潮声衬托下相当的好听。

狄孟魂微笑点头，挥动双翅开始飞翔，突然间，“哗”的一声，眼前却已经没了阳风的巨大身影。转头一看，他却已经在极远的海面之上。

看来，这次的“混沌”下来，阳风也开始有了强大的神力，这样的飞行速度，恐怕还要比禹强、羿他们快上许多。

到了小岛，姚笙乍见阳风出现也是高兴万分，她露出在这个时空中，狄孟魂见过最灿烂的笑容。

三个曾经共同经历龙族时空的旧友见了面，少不得又是一番畅谈，姚笙细细地向阳风询问“混沌”的细节，阳风也惊讶万分地不住端详姚笙所在的禁闭光幕，姚笙还带领他进入那个灰蒙蒙的无限空间，但是因为他的形体太大，所以只有手能伸入灰色空间之中，当他乍见自己的手凭空消失时，也忍不住惊得愣住，久久说不出话来。

三个人聚在一起，原先的生活仿佛丰富了许多，狄孟魂和阳风便在姚笙小岛的附近也分别找了个岛住下，因为有了阳风这个飞行能力不逊南斗的同伴，狄孟魂更能自在地来回附近的各类世界，甚至还曾经深入恐龙岛的亚维空间，到更深的绝远之处探险。

而每次到了一个新奇地点，他也总会回来和姚笙讨论，对这个神话时空也仿佛多了不少了解。

但是就如同以往一样，了解得越多，却也就衍生出更多的疑点。

但是，小岛之内两人常常畅谈终日，乐而忘忧，而小岛之外的世界却是灾难遍地，哀鸿遍野，每次狄孟魂和阳风到各地去探险，总会见到许多悲惨的灾难景象。

而南斗和天帝等天庭的大神，却仿佛消失了踪迹一般，难得见到一次。除了仍然日日在天空经过的羲和、在海洋上自在悠游的禺强之外，其余的大神已经很少见到。

不过，倒是常常在西北的黄沙大陆上，见到大神鲧如黄熊般的身影。

共工撞倒不周之山之后，在天地间引发洪水的灾难，这种洪水让狄孟魂始终百思不解，因为它常常无声无息地突如其来，也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现这样多的大水，一下子就将许多土地淹没。

而不晓得为什么，大神鲧的子民所在地最为洪水肆虐所苦，西北大陆是个黄沙遍地的世界，而大陆上的河川夹带大量的黄土和泥沙，突如其来的洪水常会使黄沙大地上的河川失控，动不动就是一片汪洋。

在黄沙世界上，狄孟魂和阳风常常看见大神鲧在洪水中疲于奔命的身影，有时率领着他的子民筑坝掘堤，有时则带着许多人挑沙阻塞河流，但是洪水一来，却总是汪洋一片，死伤遍野。

也到了这个时候，狄孟魂才了解，为什么当时大神鲧要这么声嘶力竭地向天帝要求借出“息壤”。

“但是，一味地用黄土去堵塞河川有用吗？”有一次，姚笙这样疑惑地说道：“真正的治水道理应是疏导，而不是淤塞，古代中国的治水故事中，不是常常提到这一个重点吗？”

“更巧的是，古代中国最有名的治水专家就是上古的大禹，”狄孟魂笑道：“而大禹的父亲，真的就叫做‘鲧’。”

姚笙愕然，随即笑道：“真的？那是什么样的故事？”

她在许多研究的领域上都比狄孟魂出色，但是却不曾在古代神话学上花过太多时间，所以一旦谈到这个领域，便常常向狄孟魂发出疑问。

“根据古代中国的传说，鲧和大禹两父子都是治水的专家，但是鲧主张的是‘填塞’，他的儿子大禹主张的却是‘疏导’，后来，鲧因为治水没有成绩，被当时的皇帝杀死，最后才由儿子大禹完成治水的工作。”

“真巧，”姚笙轻轻地笑道：“那现在我们这个大神鲧有儿子吗？”

“神话终究只是神话，我第一次见到鲧的时候就问过这个问题，”狄孟魂也笑道：“可是，人家却告诉我说：‘如果他有儿子的话，应该是只‘熊’，怎么会是‘大鱼’呢？’”

姚笙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这句话，就是那个美丽的南方女孩精卫告诉你的，对不对？”

“啊？”狄孟魂愣了一下，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姚笙脸上微微一红，不着痕迹地把话题移开。

“我是说，啊……”她看着远方说道：“那个息壤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鲧会相信这种东西可以消灭洪水？”

“我也想不出来，”狄孟魂皱眉道：“但是禺强说过，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很多陆地，就是最早的时候天帝用息壤造出来的……啊！今天的阳光好强，晒得我身上都有点发痛起来……”

姚笙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不自觉地也仰望着天空。她的光幕内永远清凉舒适，在里面不会饿、不会渴，也不会疲倦，因为她完全不受外界影响，

所以一时间并不像狄孟魂那样有敏锐的感觉。

这时候正是日出时分，天空极为明亮，但是，这是非常异常的现象，因为凌晨的天空不应该如此的灼亮。

姚笙和狄孟魂对望一眼，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狄孟魂站起身来，极目四望，却发现太阳仍然半躲在远方的地平线下，而且很明显地，天空中异样的明亮光芒并不是来自太阳。

他用手遮着眼睛，在天空四周环视，却发现远方的海面上，太阳神之羲和的金马车正缓缓地向天空的正中央接近来。

“羲和。”他简短地说道：“所以天空才这么亮。”

但是姚笙却沉吟不语，良久，才开口说话。

“不对，”她说道：“就算是羲和，就算是正午，天空也没有这么亮过。”

第六章 射日传说

狄孟魂愕然地看着金马车由远而近，觉得姚笙说的果然没错。

那金马车亮得非常不像话，令人的眼睛几乎完全无法直视，而且从光芒处散发出来的热度也非常的高，晒在身上隐隐生疼。

“好热！”狄孟魂不住地拍打手臂、肩头，那种感觉简直不像是阳光，已经有点像是火焰：“热死人了！”

“我看，”姚笙说道：“你还是到我的光幕里面来好了，冬暖夏凉，还有空调。”

听着她突地说出这种幽默的自嘲，狄孟魂哭笑不得，但还是叫着跳着进了姚笙的光幕。

进了光幕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热好热！”他依然吐着舌头说道：“怎么会这样的？”

姚笙垂着眼睛，仿佛在思索什么难解的问题。

“你看，那些光和热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狄孟魂又遮着眼睛看了看，这时候，羲和的金马车已经通过他们的前方，往西面过去。

仔细一看，狄孟魂忍不住“啊”的一声低呼出来。

因为他清楚地看见，金马车行进的轨道并不顺畅，歪歪扭扭。隐约还可以听到人面鸟身的女神羲和的喝骂声。

而且，这下子狄孟魂也看见光和热的真正来源——

那十只金乌鸦。

“金乌鸦……”他喃喃地说道：“怎么好像变胖了，圆圆肿肿的，还发热发亮……”

姚笙点点头。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金乌鸦到底是什么东西？”

狄孟魂转过头来看着姚笙，茫然地摇摇头。

“它们看起来像是真正的乌鸦，会飞、会动，而且动不动就要打架……”

“但是它们却不是真正的乌鸦。”

“当然不是，”狄孟魂说道：“它们发热发光，如果有这样的特性，生物

体的有机组织就会破坏无遗。”

“所以，你认为它们不是生物？”

“应该不是吧？”狄孟魂摇摇头：“应该是机械一类的东西。因为没有生物在那种高热、高温的状态下还能活得下去啊！”

“我的看法却和你不同，”姚笙笑道：“我认为，它们应该也一样是生物。”

“不会吧？”狄孟魂说道：“我不是说过了吗？光和热……”

“其实，只要换个逻辑就可以想通了，”姚笙有点挑战似地看着他。

“有种生物，在高热之下还是可以生存的，是什么？”

狄孟魂皱了皱眉，再回头望望闪亮的天空，脑海中突地灵光一闪，终于知道了姚笙的意思。

在高热之下，还能够安然生存的生物当然有，而且狄孟魂自己还见过无数次。

生化警队的“火”态生化人，就是这种能在火中安然存在的生物。

尤有甚者，他们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火”。

姚笙看见他的神情，知道他也已经想到。

“我第一次看见那些乌鸦的时候，就疑心它们可能是和‘火’态生化人有关的生物，因为能够出现‘火’态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出现‘火’态的鸟呢？”

“但是‘火’态生化人是二十四世纪科技人工合成的产物，不是自然生成的人种，怎么会在这样的时空中，出现另一种‘火’态的生物呢？”

“那就是为什么我怀疑，这个世界有人工痕迹的最大原因，”姚笙说道：“这种火乌鸦是不可能自然生成的，所以一定有‘人’把它们造出来。”

狄孟魂耸耸肩。

“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那个‘人’到底又是谁呢？”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姚笙嫣然笑道：“但是你应该也知道我的答案。”

狄孟魂也笑了，无奈地摊了摊手。

“答案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对。”姚笙很慎重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她又看了看那远去的金黄色光芒，轻轻地叹了口气。

狄孟魂静静地看她。

“没什么，”她悠然地笑道，笑容却有几丝落寞：“我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有一天能知道这些事情的答案。”

听见她突然说出这样落寞的言语，狄孟魂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是，眼前的麻烦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她望着那远去的金黄色光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金乌鸦恐怕要惹出大麻烦了。”

狄孟魂愣愣地看着她，也看见那满天的灼亮光芒，心中清楚地知道，只要是姚笙说出来的话，不多久就会实现的。

来自天空的灾难，比起姚笙预期的要来得早上许多。

几日之后，太阳神之母羲和金马车在离归墟不远处就已经停住，她的叱喝叫骂罄在高空之中远远传来，但是怎么样的叱骂都已经变得徒劳，因为她最钟爱的十只金乌鸦，在那一刻突然光芒白炙耀眼，突然之间，便化成十团巨大无比的火球，状若癫狂地向大地陨落。

从地面上望出去，便如同天空出现了十个太阳，而且这十个太阳的光

度、热度，要远远超过原先的太阳。

刚刚遭遇过洪水的大地，这时地面上的尸骸没有清理干净，又多了许多因为光和热不幸丧生的受害人兽。

像是无穷无尽的火焰一般，千团火球在人间四处流窜，遇上的人，便不幸被烤焦，但是如果火球停留在空中，那绝对的高热仍然会将地面上的草木烧焦，将人畜晒死在大地上。

十颗金乌鸦幻化成的太阳，这时候已经膨胀成连羲和都无法控制的巨怪，原先，金乌鸦都只是二十四世纪的战斗机大小，但是产生异化之后，便像是一颗颗巨大无比的火球，每个火球都要比禹强等大神的身量要大上许多。

奇怪的是，虽然外型已经出现巨大的改变，但是十颗太阳却仿佛仍然保持着金乌鸦的习性，一般来说，它们仍然认得羲和，也会按照旧日的习性，每天早晨从羲和居住的汤谷出发，经过曲阿、曾泉、桑野、衡阳、昆吾、鸟次、悲谷、女纪、渊虞、连石、悲泉、虞渊、蒙谷等地，绕行大地一周，再随着羲和回到汤谷。

而这个叫做汤谷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人去过，因为众大神都知道，羲和是个发起怒来要比丹波朱红更不讲理的角色，平时也没有什么人和她有来往，所以也就不曾有人想要到她居住的汤谷去。

只有一次，禹强说曾经听南斗说过，说在汤谷那儿有个偌大的火池，火池正中央有棵叫做扶桑的奇树，而羲和以及十只金乌鸦夜晚的时候，就栖息在那儿。

也因为如此，大地上的人兽们才得以在夜晚的时候有个喘息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喘息时间也不长，因为日间的热度稍稍降低后不久，凌晨时分，十个太阳便会又会上天空，以绝对的光热再次肆虐大地一周。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火乌鸦们会产生这样的异变，只能任它们在天空发出仿佛无止境的光芒和热度，照射到地面之上，焚毁森林，晒杀人畜。

更糟糕的是，十个太阳的光度足以造成大地的灾难，却仍然不足以停止洪水的泛滥，来无影、去无踪的洪水依然时时在大地上如鬼魅般出现，所到之处，仍然绝无幸免。

而在水患中苟延残喘的人们，这时候漂流在洪水之中，除了要和巨浪搏斗之外，还要面对来自天空无穷无尽的高热，有时候，因为十颗太阳偶尔调皮了些，接近人间几分，将洪水晒得滚烫，便又将许多人活活在水中烫死。

随着灾难越来越难以忍受，有几位大神也曾经试图接近金乌鸦形成的十颗太阳，但是每次总是徒劳而返，因为那些火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只要稍一接近就会灼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更遑论是与它们接触了。

而太阳神之母羲和仍然像是最护短的母亲一般，不肯让任何大神接近十颗太阳，纵使她此刻也已经无力阻挡它们的任何行动，甚至只能在天空尾随十颗太阳而行，但是她仍然如同以往一样，在天空高声呼喝，仿佛它们还会听从似地，指挥十颗太阳的方向。

但是，它们仍然有着金乌鸦时的调皮个性，有时会脱离轨道，失控地四处飞窜，每次出现这种意外，地面上的人更是痛苦万分，死伤更多。

大神们的阻止失败之后，无助的人们只好天真地另想其它对策，有许多人开始向天帝祈祷，纵使天帝在建木斫倒后，便明白宣布“从此断绝人神往来”，但是许多无助的黎民仍然日日祝祷，希望天帝有一日能够大发慈悲，

前来解救他们的苦境。

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了，十颗太阳、洪水在大地之上肆虐依旧，而且变本加厉，十颗太阳的光度越发强烈，而洪水也时时在大地上出现。

短短的时间内，整个人间，几乎已经成为地狱。

在这段期间内，狄孟魂仍然时时和阳风走遍所有的大地，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样的灾难。和阳风在一起，狄孟魂很幸运地可以得到他以水力场帮忙，遮躲炽热的杀人阳光，有时阳风不在，热得受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躲进姚笙的光幕。

以科学的角度来说，狄孟魂和姚笙都认为这场灾难如果持续下去，将会成为一种大灭绝式的可怕灾变，最终的结果，便是所有的人畜全数绝灭在这个大地之上。

“姚笙和我都认为，即使幸存的人畜仍然能在阳光曝晒的间隙苟延残喘，”某一日，在平野上空飞翔时，狄孟魂这样对阳风说道：“但是地面上的植物却因为这样的烧炙也已经大量死亡，久而久之，便会连食物也找不到，只要这样持续下去，就是所有人畜全数死亡也不稀奇。”

这时候，他们正飞过南斗和大神羿的属地，不久之前，狄孟魂还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为它的丰饶之美感到十分惊叹，甚至觉得古书中所载“流着奶与蜜之地”也不过就是如此。

但是，此刻这块丰饶的大地，已经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一片荒野，地面上的草木因为高热的曝晒，几乎死得一无二净，而平野上几条水量丰沛的大河，如今也变成了细流如病的小小水流。

地面上，不时可以见到曝晒荒郊的尸骨，偶尔见到几个在高热的土地上蹒跚而行的人，不是力尽而死，就是遭到平野上猛兽的捕食。

而他们所属的大神南斗和羿，则在建木倒塌之后，便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也不曾见过他们的踪影。

再飞越过去，便来到了南斗最常停留的部族“轩辕族”，这些部落的人们大多承袭过羿的武学、南斗的玄学，算得上是这个时空中，最有文明特质的人们，但是此刻他们的样子比起别的部族也好不了多少，许多人只剩下了一口气，躲在水源地的树荫下喘息。

狄孟魂还认得出来，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是羿的“儿郎”，因为羿的武学调教，有的人力大无穷，但是此刻却都只能懒洋洋地或坐或躺。

另一个村落，则是南斗研究玄学的地方，在这个村落里，南斗曾经向狄孟魂展示过以声音驱使物体的奇特能力“咒语”，也知道这儿的人对卜筮、灵学方面的学问有程度以上的知识。

狄孟魂和阳风到达的时候，却听见部落中传来嘈杂的热闹人声。

狄孟魂诧异地远望过去，却发现这时从部落入口走出了一队人马，随行的群体也奄奄一息，却每人都拿着皮鼓、木头不住敲打，在烈日下，敲打的声音像是诡异的乐曲，远远地在炙热的平野上传了出去。

那队人马的前端，却有十人抬着一个木制的大平台，平台上坐着一个衣饰华美的人，摇摇蔽晃，一行人在冒着白烟的平野上踽踽而行。

如果不是在这种高热的灾难景观下，狄孟魂真会以为这便是古代迎亲的一个队伍，但是看样子又不像。

他和阳风缓缓地又飞近了几分，却看见那个坐在平台上的，是一个极老的老妇人，此刻正软软地躺在台上，任人将她抬往远方。

人群之中，有人看见了阳风巨大可怖的形貌，在以往，看见这样的巨大怪神，大伙儿都会高叫膜拜，但是这群人看起来实在是失去了大部分的生命力，所以几个人只是回头看看，又懒洋洋地转过头去。

那一群人将老妇抬到平野中一个定点，抬着平台的十名汉子将手高举，开始有气无力地呼喝起来。

而那名老妇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便仰头对着天空中央的十个太阳，声音微弱地喃喃唱着不成调的歌。

看到此处，狄孟魂才恍然大悟，明白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这种仪式，应该是先民的一种祈祷仪式，祈祷的对象应该是十颗太阳，内容不外乎便是请求太阳降低热度，祈求下雨等事。

平野之上像是人炉一样，处处因为高热曝晒冒出白烟。那老妇人的声音低沉，在旷野中听来更是诡异万分，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

突然之间，老妇像是疯狂一般，高声大叫，张臂仰头，仿佛是要拥抱太阳般地长声大呼，那声音因为太过凄厉，让许多人都吓了一跳。

然后，她凄厉的长呼戛然而止，人却依然像是要拥抱十颗太阳一般，僵立不动。

火热的平野上，连一丝风也没有，人人屏息而立，希望老妇能从天神处得来一丝讯息。

高举平台的男人之中，有一人可能是因为手臂酸软的缘故，一个不慎便松了手。这一松手，整个平台便略为倾侧了一边，虽然如此，其余九人还是牢牢地将平台举好。

只是，因为这样一倾侧，僵立不动的老妇便“咚”的一声从平台上跌了下来，姿势不变，躺在地上还是一副双手向天的模样。

人群中许多人纷纷惊呼出声，有人便往老妇的鼻际探去，一怔，便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长声地叫。

“巫者晒死啦！巫者晒死啦！”

这名祈愿的巫者老妇，竟然就这样活生生晒死在众人面前！

轩辕族的人群在旷野上放声大哭，哭声中透着绝望。他们已经在烈日、洪水下完全失去了希望，现在，连前来祈祷烈日转凉、洪水退去的巫者，也晒死在众人的面前！

这样的人间，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突然之间，远远的平野之上，传来一声雄浑的清啸。

众人的哭声虽然不算小，但是那声清啸却声传遍野，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一个人的耳中，由远而近，仿佛有着什么人正以惊人的可怕速度前来。

而且，随着清啸，还隐隐可以听见风雷之声。

这时候，哭泣的人群大多已经停止哭声，有的人张着嘴，哭丧着的脸的表情来不及收回，只是愣愣地朝清啸声的来处瞪着眼看。

远远的地平线上，这时因为高热，从地表上浮出对流的热气，将景物变得扭曲，从远处看，地平线彼端的一切看起来模模糊糊，并不清楚。

这样的气势，这样的啸声，狄孟魂隐隐已经可以猜到来者是谁。

他转过头，低声向阳风说了句话。阳风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那清啸声越来越近，地平线上的视野虽然扭曲，却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人影，身形粗豪，像是一道风雷般地向众人的方向而来。

人群中已经有人认出来人是谁，有个眼尖的细瘦汉子这时嘶声大叫出来，声音虽然难听沙哑，每个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喊出来的是：“大神羿！大神羿！大神羿回来了！”

那个急奔而来的人，果然便是天界神力最强的大神之一：大神羿。此刻他是以凡人大小的人形出现，一身魁梧的结实肌肉，迅捷的步伐踩在发烫的平野之上，激起漫天的沙尘。

只见他的背后背着一大把奇形怪状的东西，手上却握着一把极粗极大的弓。他并没有像众人所想的一样，来到人群之中，而是在平野的一端便停下脚步，熟练地将背上的东西抽出一根，搭在他的巨弓之上。

原来，那是一支白亮耀眼的长箭，几乎要和他的人一样长，箭身极粗，箭镞还闪着亮闪闪的金黄色光芒。

大神羿的弓是柄色作鲜红的长弓，此刻他将白箭搭上红色巨弓，一个马步蹲身，弓弦一阵清亮悠长的龙吟之声，便生生地把那柄巨弓拉满。

大神羿拉满了长弓，缓缓将箭头指向远方，再慢慢地举高，那箭头对准的，正是天上的十颗太阳。

“铮”的一声清响，那白亮的巨箭应声飞向天际，发出刺耳的咻咻声音，直冲向云霄。

那支白色巨箭像是带着众人的心思似地，在天际逐渐消失了身影，最后，也被高热的阳光淹没。

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悬在半空，仿佛这一刻永远不会过去。

然后，天空传来一阵深远刺耳的悲鸣，那声音悲惨非常，响彻云霄。

随着悲鸣声的出现，十颗太阳中，有一颗突地黯淡下来，像是垮掉的气球一般，迅速变黑变瘪下来，然后像是重物一般，砰然下落。

良久之后，才在远方传来“噗”的一声落地闷响。

这时候，空气中仿佛立刻凉爽了几分，而且，天上的太阳果然只剩下了九颗，而幸存下来的九颗，则开始在天际乱窜起来。

众人被这一幕雄伟的景象震慑得呆住，半晌之后，才像是发狂一样的大声欢呼不已。

“大神羿！大神羿！”

“新天帝！新天帝！你是我们的新天帝！”

但是羿并没有为这样的欢呼气息所动，而是冷静地从背上抽出第二支箭，搭箭，拉弓，“咻”的一声，射下第二颗太阳。

这时候，天上仅剩的八颗太阳已经完全乱了队伍，在天空中胡乱流窜，有一颗这时在慌乱中来到平野的上空，羿仍然不慌不忙地搭箭拉弓，箭头直指向天，一发即中，射下第三颗太阳。

而这第三颗太阳在平野的上空干瘪、下落，砰的一声落在不远的地面上，有大胆的人跑过去一看，却是一只灰暗没有光泽，却比人要大上三五倍的巨大死乌鸦。

天空中，隐隐传来女子的高声斥喝，剩下来的七颗太阳终于在纷乱中出现一丝丝的秩序。在高空中，显然是太阳神之母羲和将七颗太阳稳定下来，在流窜的动作中，七颗太阳在天空缓缓移动，而且方向一致，移动的目标便是大海彼端的天界地带。

但是，就在它们窜逃的间隙间，大神羿又气定神闲地拉弓，“噗”的一声，巨箭后发先至，射下第四颗太阳。

就在这一转折间，那六颗太阳便已经逃得远了，只在天际看得见它们明亮的光芒。

大神羿显然没有停手的意思，他转身一望，看见远远站在一旁的阳风和狄孟魂，豪气十足地一招手，便以原先那极快的速度也向天界的方向绝尘而去。

他离去的势子好快，不一会儿，就在平野上失去了踪影。

而且，远远地又传来“噗！噗！”两声，离去的太阳又应声射落两颗。

十颗太阳，这时只剩下四颗。

空气之中，这时热气彷彿已经消除了大半，而轩辕族人的欢呼声依然久久不散。

“去看看吗？”狄孟魂仰头向着阳风问道。

“可以。”阳风笑道。

他们越过欢呼的轩辕族人，快速飞过这片干枯的平野。和方才灼亮的天空相比，这时候的大地已经相当接近原来的光度，但是可能是因为对比的关系，总觉得天空有些阴暗。

“刚刚羿射下了几个太阳？”阳风问道。

“一、二、三……”狄孟魂一个一个地数着。

“六个。”

“那只剩下了三个。”

“三个？”狄孟魂奇道。他知道生化人们的个性都很单纯，却不认为他们连最简单的算数也不会，“十个太阳，射下了六个，怎么会还剩三个？”

“不留下一个太阳，人间不是又要冻死许多人了吗？”

狄孟魂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你大概想错了，阳风，”他笑道：“这十个太阳和原先的太阳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连原先的也算进去，总数应该是十一个太阳才对。”

阳风想了一下，也呵呵地大笑。

“没错，你对，”他笑道：“怎么会这样想的哪？”

但是，这时，狄孟魂脑海中突地想到古代的一则记载。

“……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在古代的射日传说中，那个射日的天神也叫做羿。

如果依照姚笙的推测，这是个六千年前的时空，那么，这件事的确有可能变成神话流传下去。

不用说别的，光是轩辕族那些人方才亲眼所见的情景，便足以向后世子孙吹上一辈子的牛。

但是，为什么神话中会说是“中其九日”呢？

刚才阳风的算法只是一时想错了，但是难道最后羿真的会只射下九颗太阳？如果是这样，留下的那一颗太阳，又会发生什么事？

第七章 夸父逐日

本来，狄孟魂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想追上去看羿射下其它的太阳，

但是现在却很想亲眼看见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那四颗仅剩的太阳在天空逃亡的速度极快，而羿追踪的速度也如风驰电掣，但是阳风也不是易与之辈，三组人马就这样一前二后，不一会儿便已经追到了天界的大陆。

经过归墟的时候，狄孟魂又在海上看见另一只烧焦的巨大乌鸦，在海面上载沉载浮。

“第七颗太阳。”他喃喃地说道，调皮地对空划一个记号，那是古二十世纪二次大战时，盟军飞行员打下敌机时做的手势。

经过不周之山时，狄孟魂还刻意看了看补上五色石的山腰，但是想要看看大神女娲的遗体时，却因为阳风的速度实在太快，没能来得及细看。

在女娲之野的时候，两人便已经追上了羲和与剩下的三颗太阳，此刻太阳神之母一脸愤怒的神色，像是赶着羊群似地跟在三颗耀眼太阳的后方，虽然只剩下三颗，但是它们的热度光度依然颇为骇人，让阳风也有些忌惮，不敢追得太近，于是将速度放低，远远地在后方跟着。

两人正在纳闷为什么不见羿的踪影时，“咻”的一声，一支白色的巨箭不知从何而来，正中一颗太阳的中心，那箭虽然巨大，但是和太阳偌大的体积比起来却毫不起眼，也不知道大神羿在上面用了什么方法，射中那太阳的一瞬间，整颗耀眼的火球便急速黯淡下来，在空中陡然失速，重重下落。

看见仅剩的三个太阳又陨落了一颗，羲和更是气急败坏，大声怒吼，长满鸟羽的手一扬，便是一道灼亮的金光往白箭的来处打去，“砰”的一声，将一颗大石击得粉碎。

“米修义，你这王八蛋！”她在空中高声怒喝，口不择言地叫着羿的原名，“别再杀我的宝贝了，它们已经没事了，我只剩两只了，你敢再出手，我要你的命！”

但是尽管她在空中不住地咒骂，却丝毫找不出羿的踪迹。深谙战争技巧的狄孟魂不住点头，直到现在他才知道羿要用凡人的体形，以弓箭攻击十个太阳的用意。

简单来说，这个战法只要四个字就可以解释个中神髓。

“敌明我暗”！

像现在的状况，羲和根本就找不出他隐藏的所在，但是羿却可以在任何一个方位发箭射下太阳！

那也就是说，剩下的两颗太阳虽然仍然存在，但是离送掉小命的时刻也不会太远了。

想到此处，狄孟魂反倒有点同情起这两颗原来是黄金乌鸦的太阳来。

而且，无缘无故，为什么它们会产生异化的现象？

正当他在想着这些疑点的时候，天空中又出现了变故。

原来，第三颗太阳被羿射落的时候，仅存的两颗太阳也受了极大的惊吓，又开始漫无目的地逃窜起来。

羲和在天空中大声喝骂，却丝毫阻不住两颗太阳流窜的动作，突然之间，两颗太阳同时一个转折，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居然就这样分道扬镳张惶而去，一颗逃往女娲之野，另一颗则越过昆仑山，往山后逃过去。

一时之间，羲和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两者择其一，大声叫骂，尾随那颗逃往女娲之野方向的太阳追去。

狄孟魂微微一笑，阳风转头看他，疑惑地问道：“跟过去吗？跟哪一

个？”

“如果你是羿的话，你会找上哪一个？”狄孟魂笑道。“当然是找没有羲和跟在一旁的那一个。”

昆仑山后的世界，禹强曾经带狄孟魂和阳风两人去过，越过山后的另一根天柱，就会抵达另一个未知的奇特空间，叫做“幽冥之都”，掌理那儿的大神叫做后土。

两人紧紧跟在那颗太阳的后方，看着它摇摇摆摆地在幽冥之都前绕了个圈，又向天界的外围方向逃了过去。

而在那儿，狄孟魂记得有座叫做“成都载天”的小山，山上长年住了个痴傻的巨人“夸父”，原先也是个潘朵拉核酸警队的队员，却不知道怎么地伤了脑子，看见人来就会没命地追。

果然，那颗太阳摇摇摆摆地逃向“成都载天”，而在沿途的一个小小山崖上，两人却看见羿好整以暇地坐在那儿。

看见两人的身影，羿向他们招招手。

“你不去追那颗太阳吗？”狄孟魂问道：“不怕它跑掉吗？”

“不怕，”大神羿轻松地笑笑：“夸父会帮我处理它。”

三个人一大二小的身影跟在那颗太阳的后方，果然，不多久便看见了那个坐在“成都载天”山上发愣的狂神夸父。

那颗太阳原先也只不过是只乌鸦，智能当然也不会太高，此刻它完全不知道厉害，仍然摇摇摆摆地往那狂神夸父的方向过去。

跟那颗太阳比起来，夸父的身量要比它小上几分，有点像是站在大气球旁的小孩。

然后，当那颗太阳经过的时候，夸父突地张开手臂，发出可怕的闪亮蓝光便往它猛力拍了下去，用力之猛，简直连太阳的一角都可以被他打下来。

那太阳像是活物一般发出悲鸣，光芒黯淡了几分，这一掌显然已经对它造成伤害，因为它已经无法飞高，只能贴地跌跌撞撞地快速逃跑。

狂神夸父兴高采烈地大吼大叫，仿佛找到了最好玩的玩具，便迈开脚步追过去。

夸父奔跑的速度严格来说不能算快，比起羿或是禹强等人来要差上许多，原先以那太阳的速度是可以轻易将他抛开的，但是方才那一掌已将太阳打得元气大伤，速度减慢许多，这样一增一减，两个的速度居然斗了个平手。

只见在旷野之上，那个狂神夸父锲而不舍地追着太阳奔跑，仿佛永远不知道疲累，而太阳大概也已经完全失了方向，只是绕着“成都载天”跑来跑去。

看着一个巨神，一个太阳在那儿永不止息地追逐，三人看了觉得又是好奇，又是好笑。

这样追逐了一会，阳风突地说了一句话。

“再怎么样，”他沉声说道：“也是我们从前的弟兄。”

听了他的话，羿愣了一下，已经知道他的意思。

虽然夸父已经癫狂，但毕竟是两人从前共事过的好汉，而让他这样可笑的追逐下去，总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知道，”羿有点歉然地笑道：“是我不好，我来解决。”

说着说着，他便从背后抽出一支巨箭，准备将那太阳射下。

但是，这时场中却出现了变化。

原来，夸父追逐的速度和太阳奔逃的速度是差不多的，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成都载天”的附近能够这样一直永恒地追逐不休，但是追了一阵之后，夸父身上开始发出蓝亮的光芒，速度突地加快，一个箭步便纵跃过去，手脚张开，紧紧抱住灼亮的太阳火球。

说时迟那时快，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如惊雷般地发生，任谁也来不及反应。

日后，狄孟魂曾经仔细思索过当日夸父追逐太阳时发生的惊人事件，最后发现只有一个答案才比较能够解释那时候发生的异变。

基本上，狂神夸父本来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水”支队生化人，身上的力场性质与水接近，而那颗太阳的前身则是“火”态的黄金乌鸦，力场性质则是熊熊的“火”。

在自然界中，水和火本来就是极端的两种力量，所以，在夸父追日那天发生的，很可能便是水火力场互相抵触的奇异巨变。

当时，在一旁观看的狄孟魂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夸父纵身一跃，便将太阳紧紧抱住，然后，那颗太阳整个一暗，便像是爆炸一般“嗤”的一声巨响，发出耀眼的强光。

那光芒之强，让人的眼前陡然一片空白，久久看不见任何影像。

强光过后，只听见夸父一声声痛苦的惨嚎，整个人像是“混沌”一样开始溶化起来。

而那颗太阳终于回复成原先的乌鸦模样，羽毛色泽全失、颜色灰败，在天上拍了几次翅膀，便落地而死。

而夸父紧紧扼住自己的喉部，大声惨嚎，含糊地叫着一个字，身子则像是果冻一般，大片大片地掉下透明的块状物。

他模模糊糊地叫着：“哥！我哥！哥！哥……”

狄孟魂等人一时之间，也不晓得他叫的是是什么，只能目瞪口呆地看他在平野中痛苦地踉跄而行。

走了几步，他来到一汪湖泊的前方，便一头栽进去，像是可怕的暴风雨一般狂饮湖水，那吸水的声音极响，而他身上的温度仿佛极高，身体进入水中，居然冒出嗤嗤的水汽。

原来，他叫的模糊单字是“渴”。

他的身上被太阳的高热灼伤，产生了绝对的干渴之感。

狂神夸父狂饮湖水仿佛是件无穷无尽的可怕循环，喝入体内的水份似乎完全没有在体内停留，而是直接经由表皮蒸发，散发在空气之中，因此，他的四周很快便生出许多白皑皑水气。

这样狂饮了不多久，那座小湖的湖水便已经被他喝干。

但是这样显然对夸父的干渴之感完全无济于事，只见他又是在平野上蹒跚而行，口中还是叫着“渴！渴！”，找到另一道小河，便又就着河水狂饮不已。

阳风在一旁看得有点不忍，便打算走过去帮忙，但是大神羿却摇摇头。

“别过去，他现在的力场还是不稳定，你一过去就可能像炸弹一样，引爆连锁反应。”

阳风愕然，但是转念一想，知道他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只好作罢。

正在此时，从天界昆仑山的方向，远远传来一个女人的暴怒声音。

“米修义！你这个王八混蛋！你给我出来！”

羿有点诧异地与阳风对望一眼，跟着便开始苦笑起来。

此时此地，如果有什么人是他最不想见到的话，就是这位火速前来的太阳神之母羲和。

这位手底下九只最宠爱的金乌鸦全数死在他箭下的羲和。

同为二十四世纪生化警队队员的阳风也知道，在所有的生化队员中，最难惹的就是这群“火”支队的泼辣女人。

当年，在“火”支队中，脾气最暴躁的便是支队长“祝融”丹波朱红，但是丹波却还不是最令人头痛的人物，因为她虽然暴躁，却仍然可以讲道理。

而最护短、最不讲道理，也最泼辣难惹的，便首推这位原名尹徐荷的太阳神之母“羲和”。

“你惹不起她的，”阳风摇摇头说道：“还是快点走吧！”

羿摇头苦笑。

“只怕来不及了，”他摊摊手，指向远方：“她已经来了。”

果然，巍然站在“幽冥之都”入口之前，巨大的人首鸟身，一身闪亮的黄金色光芒，却气得秀发箕张的，正是太阳神之母羲和。

此刻她火速地向羿的方向迎面而来，一边怒气冲冲地大声叫骂。

“今天我要你还我一个公道，我的宝贝都已经逃到女娲之野了，为什么你还要赶尽杀绝……”

这样的话语，羿却听得一头雾水，他转头望向阳风。

“这婆娘说些什么？”他疑惑道：“我什么时候又杀过那只逃到女娲之野的乌鸦了？”

阳风也摇摇头，对这件事情也一无所知。

虽然此时羲和气冲冲地向着大神羿而来，但是却只是虚张声势的成份居多，因为她的神力和羿毕竟有一大段距离，真正打起来，也是吃亏的成份居多，所以她从远而近的兴师问罪，虽然来势汹汹，但是迎向羿的时候，脚步却放慢许多。

虽然如此，她嘴上还是不肯饶人，兀自痛快地破口大骂。

这样的情势，羿当然了然于胸，所以只是站在原地，并没有被她的声势吓住。

但是，羲和又骂了几句之后，突然愣愣地停住，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羿和阳风等人后方，仿佛见着了什么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

看见她的奇异神情，羿、阳风、狄孟魂三个也不约而同地回头，看见身后的情景，却也不禁眼睛睁得老大。

原来，夸父饮完那条小坝之后，身上大片掉落透明残块的现象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此刻他的形貌更是癫狂，口中狂喊“渴！渴！”，便直直地朝三人的方向扑来，足迹过处，在大地上踩出一道道焦黑的痕迹。

羿和阳风对羲和丝毫不放在眼里，却对这个力场极度不稳定的狂神忌惮万分，因为只要被他抱中，便很可能引发一场类似核爆的巨变。

三人知道厉害，一见到夸父过来，便急忙逃开，羲和看见阳风等人突然迎了过来也愣了愣，再看见他们身后的夸父，更是惊得呆住。

“快跑哪！还傻在那儿干么！”羿一个箭步便越过羲和，满心以为她会识趣地跟着躲开，一回头，却看见让人肝胆俱裂的惊人情景。

也到了这个时刻，他才知道羲和是个多么蛮横不讲理的角色。

因为，看见形貌骇人的夸父迎面而来，她不但没有转身逃跑，居然也迎向前去，双手一回，准备以她的“火”力场全力打过去。

“不……要！”

看见这一幕的大神羿撕心裂肺地大喊，像是子弹一样地冲过去，想要在最后一刻阻挡她的出手。

但是，毕竟还是慢了一步。

阳风和狄孟魂此刻正在稍远之处，对于这样的交战场面，狄孟魂本来不会将它放在心上，总觉得再惨烈的场面自己都已经见过，根本不足为奇。

他回头的时候，正好看见羲和的人掌印上夸父的胸膛。

然后，“唰”的一声，彷彿在千分之一秒的间隙，他看见火云突地充斥整个视野。

最后，整个世界就突然变成一团黑暗。

日后，他才知道在“成都载天”前的这一役中，羲和的“火”力场触动夸父的“水”力场，引发而来的能量异变，规模居然相当于一场小小的核爆。

而这不起眼的一掌，引发出来的，居然是大神的战争中最惨重的一次死伤。

第八章 幽冥之都

狄孟魂再次醒转的时刻，以为自己仍在一场摆暗的梦境之中，还是没有醒过来。

摆暗的空间中，有着摇摇蔽晃的飘浮之感。

狄孟魂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想抬起手来抓抓鼻梁，却发现手臂只能稍稍的动弹，不用说抓鼻子了，连举过肩头都有些困难。

他困难地动了动身子，却发现全身也和手臂一样，只能动弹一点点，要做大一点的动作却非常的困难。

他的身体这时候有着凉凉的湿润之感，全身彷彿是泡在清凉黏腻的液体之中，虽然不自由，但是却十分舒适。

这时候，他的神智已经恢复了几分，开始回忆起陷入黑暗前的情景。

追逐太阳的狂神夸父……

怒气冲冲的羲和……

嘶声惨叫的大神羿……

当然，还有那印象最深刻的最后一眼……

羲和回起双掌，印在夸父的胸膛……

然后呢？

阳风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自己又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里是一大片黑暗？

他昏昏沉沉地想着这些，却隐隐听到淙淙的水声，水声之中，还有“喀

喀”的木头撞击声，在静默的黑暗中，听起来倒是相当的悦耳。

此刻狄孟魂的头颈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动，只能用眼睛四下搜寻观看，他便以这样的僵硬姿势四下看了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一个类似船舱的空间之中。

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门，小门外也是一片黑暗，但是和舱中对比起来，却隐约看得见外面的景象。

狄孟魂极目望去，看见舱外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而且仿佛还有一个人站在舱外。

那人也是穿着一片黑衣，仿佛在这个空间之中，除了“黑”之外，并没有任何其它的颜色。

狄孟魂又细看了一会，发现那人手上还撑着一根长长的划橹，正缓缓地拨水前进。

看来，这真的像是一艘船，而那人就是这艘船的摆渡人。

狄孟魂看了一会，突然之间，喉头一动，居然便可以发出声音来。

“喂！”他艰涩地叫道：“喂……”

那黑衣人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转过身来，身形飘忽，一眨眼就到了狄孟魂的跟前。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相隔如此之近，却怎么样也看不清楚他的脸、长相，连身材是高是矮都看不出来。

那人伸出手来，手掌缓缓贴向狄孟魂的脸。

在这个空档间，狄孟魂仍然喃喃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什么地……”

一阵浓重的睡意袭来，狄孟魂便又陷入了沉静的睡乡。

不过，在失去知觉前，仿佛听见有人幽幽地说了句话。

“幽……冥……之……都……”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狄孟魂仍然记得那阵缥缈幽远的语声。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所在的这个黑暗地点便是幽冥之都。

位于天界后方，主管死后世界的“幽冥之都”。

而仿佛听禹强说过，这个阴暗世界的掌理大神叫做“后土”，几次经过的时候，狄孟魂也曾经约略从入口处望见这个世界的诡异景观。

现在，他居然已经来到了这个幽冥之地。

那是不是说，自己已经死去，来到了这个死后的国度？

这一次，狄孟魂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身处那艘奇怪的黑船之上，眼前的世界仍是黑暗一片，只隐约见得到一些模糊的景象。

前方仿佛是一条河，听得到静静的水声，而那艘奇怪的黑船偶尔也会经过，摆渡人在河面上轻轻地摇橹，时时发出好听的水声。

而河的对岸，仿佛有许许多多极为庞大的东西林立在那儿，这些巨大的黑色人形，狄孟魂早在从前经过幽冥之都时，就已经见过。

这时候，他整个身子依然包裹在那个充满清凉液体的空间里面，环视四周良久之后，狄孟魂得到一个结论，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蛹，不知道为什么被孤零零地放在河岸边。

按理来说，一个人身处这样的黑暗空间，浑身不能动弹，而且对所处的环境一无所知，应该会产生极度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

但是此刻狄孟魂却完全没有那些感觉，仿佛连开口说话都是多余，舒

适、半睡半醒，偶尔看着前方的大河，便是身处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大事。

在幽冥之都中，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没有白天，只有黑夜。

虽然说不晓得为什么，自己的心绪完全没有起伏的感觉，但是思绪却还算清明，不能动的时光中，脑子的思绪最为自由，狄孟魂有时想起外面的世界，有时想起二十四世纪的城市夜景，有时想起龙族的恐龙，有时还会恨仔细地回想古籍中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

但是，最常想起的，还是姚笙。

不晓得她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告诉她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幽冥世界”。

但是，自己真的已经死了吗？如果死了，还会有机会离开这儿，像传说中的“转世”出去吗？

这样的想法过后没多久，有一回，狄孟魂正在沉思古希腊神话中的“睡神之乡”描述时，却听见前方的河水激起一阵从来不曾听过的水声。

那艘黑船摆渡而过的水声，狄孟魂已经听得极熟，但是此刻出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声音。

他从沉思中慢慢回过神来，缓缓睁开眼睛，却看见水中正端坐着一个身量极高的巨人。

因为他的身材极为巨大，所以端坐在水中，河水也仅及他的腰下。

狄孟魂静静地看着那个巨人，同样的，在黑暗中也看不清他的长相，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巨人也正炯炯地注视着他。

良久，巨人才开口说话。

“我是幽冥之都的主人后土，”巨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柔和，在黑暗中听起来很舒服，“你是我救回来的，你叫做什么名字？”

这位幽冥之主说话的语调非常的有趣，直来直往，而且透现出一点单纯天真之感，和想像中的死神形像完全不一样。

“我叫狄孟魂。”

“狄孟魂，狄孟魂，”后土喃喃地重复他的名字两次：“南斗对我说过，说你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说你比其它人懂更多东西，是不是呢？”

“南斗？”狄孟魂奇道：“你也认识南斗？”

“南斗和我，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大神后土简洁地说道：“你懂得比别人多，可曾听过有我这样的一片幽冥之土？”

无形之中，狄孟魂也被他感染了说话不绕圈子的习惯，于是也就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在我来的地方，有许多你和你的幽冥世界的说法，也有很多称呼，但是都仅止于宗教和神话的层面。”

“在你来的地方，有什么其它的称呼？”

“人死后去的地方，有人叫它地狱，有人叫它西天，有人说极乐世界、天堂，称呼很多。”说到这儿，狄孟魂好奇地问道：“这个世界，真的是人死后的世界？”

“我希望人死后，都到我这个地方来。”后土简短地说道：“狄孟魂。”

“啊？”

“你来到这儿的时候，身上受到严重的伤害，现在我已经将你治好，你的朋友已经在外面等你，你走吧！”

“我可以走了？”

“是，”后土说道，随即说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话来：“希望你死后，我可

以再接你到这儿来，你再告诉我你听过的那些死后地方的事。”

就在这时候，狄孟魂突然发现身上包裹的蛹状物已经全数褪了下来。

那艘渡船也缓缓过来，狄孟魂上了船，还想问后土什么，却发现他已经在河上消失了踪影。

那个摆渡人依然沉静地将船划向远方，狄孟魂站在他的身后，也不觉得划了多久，只觉得四周的光线逐渐转亮，一时之间，眼睛有点睁不开。

等到眼睛适应了眼前的光度，睁开眼睛，他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成都载天”附近的地面之上，摆渡人、幽冥之河都早已不见踪迹。

远望那个幽冥之都的入口，那段黑暗的回亿一点也不真切，只像是做了一场梦。

他愣愣地站在平野，心中依然一片茫然。

突然间，身后传来一个粗豪沉稳的熟悉声音。

“狄孟魂。”

第九章 羽山长恨

狄孟魂一转头，就看见阳风天神般的巨大身躯立在天空下，脸上却露出微笑。

“阳风！”他欣喜地大叫，展翅一飞，便飞到阳风的眼前。

阳风点点头，愉悦地笑着。

“你终于回来了。”

狄孟魂看了看他，又回头看着幽冥之都的入口，心里有点骇然。

“那么……我真的进去过幽冥之都？”

“当然。”

“我……我在里面总共待了多久？”狄孟魂问道。

阳风森然地垂下眼来，仿佛在心中仔细地算了算日子。

“六十九天，”他一字一字说道：“你进去了六十九天，我就在这儿等了六十九天！”

听见这个数字，狄孟魂无法置信地张大口，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和阳风在天界之野缓缓飞行，一边问着许多事情，才约略知道在这六十九天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当羲和不顾羿的阻止，硬是和夸父交上了手，最后却导致可怕的悲惨命运。

狂神夸父的“水”力场在和那颗金乌鸦化成的太阳对战时，便已经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最后，羲和又雪上加霜地以“火”力场跟他对决，引发了分子核爆的连锁反应，当场便将夸父和羲和炸死，而大神羿因为神力较强，只是受了重伤，勉强保住了一条命。

事故发生的当时，阳风因为离得较远，受到的波及也不那么明显，但是没有神力的狄孟魂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虽然阳风全力以“水”力场企图保护他，但是因为这巨变来得太快，阳风的力场只来得及将爆炸产生的焚风威力减弱，却还是让狄孟魂受到强烈力场波及。

但也是他命不该绝，无巧不巧地，却将他卷入幽冥之都，很幸运地得

到大神后土的医治，才能够捡回这条小命。

这时候，两人已经越过了昆仑山，天庭的通路建木现在只剩下一截树根，孤零零地立在山顶。狄孟魂感慨地仰望那片通往天庭的云层，一边听着阳风叙述下去。

在这六十九日中，除了狄孟魂自己发生的大变故之外，整个时空也发生了许多大事。

原先，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两个最大灾难：十个太阳，还有遍地的洪水，已经在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灾变，使得许多的人民流离失所，死伤遍野。

但是，六十九日前的那一役中，大神羿将十个太阳射下九个，而且最后一个也在“成都载天”与狂神夸父同归于尽，所以这个灾难已经算是完全解决。而大神羿虽然在此一役中意外地受到重伤，使得他失去了大部份的神力，但是他回到部族之后，却仍然发挥他仅存的神力，在轩辕之野的大地上做出许多伟人的功业。

在洪水灾患出现的时候，平野大地上便已经出现许多从来不曾出现的怪兽猛兽，在哀鸿遍野的土地上肆虐幸存的子民，而这些怪兽猛兽有的凶猛无比，绝不是常人所能应付。

大神羿回到部族之后，对付的便是这些凶猛无比的怪兽。

当日狄孟魂上天庭时，曾经在不死药之神西王母的山谷见过西王母试图让一位遭到谋害的大神“葆江”复活。

但是，据阳风说，这位叫做葆江的大神后来的确复活了，但是却变成了一个凶残的可怕恶神，时时择人而噬，黎民饱受他的荼毒痛苦。

而羿回到部族后，第一个诛杀的，就这个死而复生的凶神葆江。

后来，在畴华之野，大神羿杀了猛兽啣齿，在附近的大河“凶水”中，他擒杀了可怕的水怪“九婴”，在青丘之泽射杀了一只巨鸟怪“大风”，也在洞庭杀死了为害当地的巨蟒“修蛇”，最后，还在桑林生擒了为害该处的大野猪“封希”。

虽然有着这么多的功绩，但是大神羿仍然想要将自己的神力恢复，所以不久之后，他还只身上了昆仑山。向西王母求取不死之药，希望能够因此将他的神力找回。

不幸的是，虽然大神羿最后终于拿到了大神西王母的不死之药，却永远没有机会食用，因为后来他无缘无故地陈尸在平野之上，他的子民一致认为他是被一根桃木棍敲击而死的。大神羿的真正死因没有人知道，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嫦娥也不见踪影，而千辛万苦从昆仑山求来的不死之药最后也不知所终。

而另外一个灾难洪水，这时候也已经止息，止息的原因，还是对子民最关怀、付出最多的大神鲧。

原来，大神鲧最后还是偷偷上了天庭，将天帝的至宝之一：“息壤”偷下人间，这种能够将洪水掩盖，生出土地的宝物果然不同凡响，大神鲧在各处的洪水泛滥之处撒下息壤，将水患之地迅速平息，在他的努力下，大地之上有许多处也已经恢复旧观，不再为洪水所苦。

但是，大神鲧的行径最后还是被天帝发现，天帝命令大神之首南斗率领两名巨神重、黎四下追捕大神鲧，最后终于在一个叫做羽山的山下将他抓到，但是，这时候大神鲧已经将息壤全数用在大地之上，一点也没有剩下。

震怒的天帝因此便命令南斗在羽山当场处决大神鲧，并且将他的尸体

弃尸荒野。

阳风的叙述暂时到此为止，狄孟魂听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张大了嘴，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短短六十九日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连大神们也一一凋零。

回忆起几个曾经见过面的大神，狄孟魂心中不禁有几分唏嘘之感。

犹记得刚来这个时空的时候，天庭大会上的光景好不热闹，天地间也充满了安详和乐，想不到，就在这短短的期间内，已经人事全非，世界已经处处残破，早已不复从前的美丽。

“我还记得禹强说过，”狄孟魂感叹道：“他说南斗告诉过他，说大神们是永远不死的，所以当初女娲补天而死的时候，他和羿都非常的震惊，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但是，现在这一算，你们这些大神也剩下不到几个了。”

“撇开那些还在‘混沌’的不算，真是就剩下没几个，”阳风点头说道：“女娲、羲和、羿、鲧、夸父都死了，勉强来说，现在只剩下我、罔强还有丹波朱红，共工的南方天庭现在和我们又很不友善，所以真的已经剩下没有几个，”顿了顿，他又说道：“对了，南斗还给我取了个新名字。”

“什么名字？”

“他说，以天庭的规矩来说，我应该叫做防风氏，”他摇摇头：“但是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要怎么叫就随他了。”

谈话间，两人这时已经过了女娲之野，快要到达不周之山。

阳风在平野上突地沉默下来，想了一会，才说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鲧被杀的那地方羽山就在附近，我一直没能过去看看他，和我过去看看，好不好？”

“可以。”狄孟魂点点头。

他知道阳风虽然不太擅长表达感情，却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据说，在“时光英雄葛雷新”之役中，他便曾经甘冒上级处罚的危险，为葛雷新仗义执言。

大神鲧丧生的羽山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山壁上怪石峥嵘，寸草不生，巍然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别有一番肃杀的气息。

鲧在生前是个身量极大的巨人，体形如此之大的尸身应该相当好找，但是两人在羽山山脚绕了一圈，却没有看见鲧的尸身。

难道两名大神那么好心，顺便将他安葬？

狄孟魂回想了一下重和黎的行为，摇摇头，觉得大概没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没有安葬起来，鲧的尸身又会到什么地方去？

两人正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却隐隐传来婴孩啼哭的声音。

因为阳风的形貌太大，狄孟魂示意他先躲在一旁，自己则循着婴孩的哭声缓缓贴地飞过去。

远远的山壁之下，几名天界地面部落的汉子这时正蹲在一起，铮铮铮地不知道在敲打些什么，敲打的声音混着婴儿哭声，在峥嵘的石山下更添几分诡异的气息。

狄孟魂好奇地悄悄躲在一片山石后方，却看见那几名汉子低声欢呼，

又搬开几块石头，从地上石洞中抱出来一个小小婴孩。

那小婴孩皮肤黝黑，小脸哭得通红，哭声却非常的洪亮。

狄孟魂所在的地点比几名汉子要高上许多，俯瞰下去，突然间，却看见了匪夷所思的情景。

这时候，几名汉子高高兴兴地抱着婴孩，其中一名汉子将上衣脱下，裹着孩子便扬长而去。

而狄孟魂在空中看见的，却是一具巨大无比的泥土人像，而且从形貌上看来，和鲛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几名汉子挖出小婴孩的部位，便是巨大人像的头顶部位。

这时候，有一幅鲜明的图案“唰”的一声映入狄孟魂的脑海。

当日大神女娲因为修补不周之山力尽而死，她死后身体立刻干枯，最后也是变成这种泥塑人像的模样。

现在，鲛的尸身也是如此，而且现在还在尸身中出现一个小婴孩。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阳风过来看见鲛的尸身化成泥土人像，也惊讶不已。

“羲和的尸体葬在哪里？”狄孟魂问道，他在心中隐隐已经有了个推测。

“还有羿、夸父的尸体，都葬在哪里？”

“你想到了什么？”阳风问道。

“没什么，只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狄孟魂说道：“你记不记得南斗说过，他说你们大神都是不会死的，对不对？”

“那是禹强说的。”阳风说道：“或者说，是南斗告诉他的。”

“当日，我记得女娲死后也是变成这般的模样，这样看来，她的尸身内会不会出现一个小婴儿呢？”

“不会吧？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阳风有点无法置信地说道。

“不管如何。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他们的尸体那儿看看。”狄孟魂固执地说道。

“是吧！”阳风说道：“不过，现在你倒是有个地方应该去看看。”

“啊？”

“从你进入幽冥之都之后，就没有见过姚笙了吧？”阳风说道：“这六十九天来，我常常回她的岛上，因为她很关心你，每一次都要问清楚你到底有没有消息。”

狄孟魂笑笑。这段日子以来，他又何尝不是天天想起姚笙？在幽冥之都的时候，最常想起的也是她。

“好！”他爽朗地笑道，而且一想到可以见到姚笙，觉得仿佛四周的事物变得更加美丽，“我们回去找姚笙。”

第十章 精卫填海

从幽冥之都到羽山的这一段路，两人并没有全速而行，只是边走边谈，现在想起来快要见到姚笙，狄孟魂只恨不得阳风的速度能够加快几分。

但是，两人经过女娲之野的时候，狄孟魂还是留意了女娲当日陈尸的地点，但是那儿的平野上却空空荡荡，不只没有她尸身的踪影，连那些龟甲、

五色石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归墟之畔，这时只剩下了孤零零一座神山，神山下的巨龟依然尽忠职守地背负着重担，没有任何的怨言。

沿途上，狄孟魂发现洪水果然已经大都消声匿迹，已经看不到什么地方被大水淹没，想起那种“息壤”，觉得不能亲眼见到那是什么东西，未免有些可惜。

穿越冰国，就到了阳风从前所在的那处山崖，在海上一个回旋，不一会儿，姚笙的小岛便已经遥遥在望。

想起片刻后就可以见到姚笙清丽的身影，狄孟魂心中突然砰砰地跳了起来。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仍然固执地认定自己并不知道原因，不只不知道，而且也不想如道。

他微笑地遥望小岛，盘算着待会和姚笙说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

但是他看清楚了岛上的情景，突然间脸上的笑容冻结，一颗心也仿佛泼上了一盆冷水。

在小岛上，姚笙的白衣依然飘逸，但是她的身旁却多了个同样丰神俊雅的白衣男子：南斗。

阳风在空中清啸一声，放慢速度，狄孟魂从他的肩头跃下，顺着海风滑向小岛。

姚笙听见阳风的啸声，一回头，看见狄孟魂的身影，眼睛不禁睁得老大。在她的身后，南斗的神情漠然，仿佛狄孟魂并不存在，虽然看着他，却对他视若无睹。

姚笙望着狄孟魂由远而近，嘴唇微微颤抖，眼睛仿佛亮着蒙蒙的光芒。

但是，这样的激动神情一闪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清雅笑容。

“你回来了。”她静静地说道。

“喀”的一声，狄孟魂轻巧地立在她的前面，但是却和她隔着光幕。

“我回来了。”他笑了笑，却很讶异这居然是自己和姚笙久别后说的第一句话。

姚笙的身后，这时传来南斗清朗的语声。

“狄孟魂，欢迎你回来，”他俊朗地笑道：“我和姚笙才刚刚聊到你呢！”

“哦？”狄孟魂勉强笑笑：“是吗？”

“姚笙告诉我说，你还跟二十四世纪的一个时光局长聊过时光理论，有空我可要和你好好请教哪！”

狄孟魂有点疑惑地看着他，总觉得南斗在这一刻提起这样的话题，仿佛有什么极不对劲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你回来就好了，”南斗笑道：“我……”

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这时候，从远方的海上突地传来一阵极为刺耳的哨声，将他的话打断。

南斗的脸色微变，本来轻松的神情开始有点紧绷起来。

狄孟魂好奇地看着他的神情，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阵哨声会让他如此紧张，印象中，南斗是个对任何事都不带丝毫情感的角色，如今居然出现这样的神情，更是令人讶异。

远方的海面上，这时候出现一道汹涌的波涛，正往姚笙的小岛排浪而来。

等到这阵波涛接近了些，却看得见大浪之后站了一群奇形怪状的人。

这些人也不晓得有什么样的能力，履大海如平地，狄孟魂仔细看去，他们居然真的象是在奔跑，仿佛那不是一片辽阔的海面，而是坚实的平野。

那群人们的身量并不是极大，至少没有阳风他们那么高大，但是泰半是粗壮黝黑的壮汉，铜头铁额，看起来却有点象是牛头人身的怪人。

而在这群人之中，有的是花花绿绿的各类怪人，有的象是狞恶的巨鸟，有的则有巨蛇缠绕，形貌比起天庭的大神来，更增几分古拙丑怪之感。

那群踏浪而来的怪人逐渐接近，“噗”的一声，一名大鸟也似的怪人从人群中拔起，展开巨大的双翅，越过踏浪的怪人，飞到狄孟魂等人的上空。

然后，这时候他们才看见，那大鸟般的怪人怀中还抱着一个身形娇小的女孩，这女孩不待大鸟怪人落地，便俐落地纵身跃起，在空中张开双臂，欢声高叫。

“狄孟魂！”

然后“呼”的一声，轻巧巧地跃入狄孟魂的怀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狄孟魂！你想不想我？”

虽然被这样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楞住，但是狄孟魂却早在那女孩跃入空中时，便已经将她的脸看得真切。

这个少女，居然便是南方天庭的炎帝之女：精卫。

早在狄孟魂第一次上天庭的时候，便已经见过这个娇美活泼的少女，当时她和狄孟魂躲在天庭大厅中观看人神们开会，也曾经一同前往西王母的山谷偷偷观望，两人的交情可以算得上相当不错。

而那群南方天庭的怪神们也纷纷从海中跃上山崖，他们的身形虽然没有阳风他们的巨大，但也比常人高大许多，此时一下子全都上岸，倒将姚笙所在的山崖挤得满满。

南斗冷哼一声，不置可否，但是狄孟魂却注意到这支队伍之中，并没有南方天庭的大神之首：水神共工在列。

上次共工撞倒不周之山的事造成天界极大的灾难，所以近日以来，天界和南方天庭的关系相当恶劣，而且，所有在洪水灾难中受害的大神们，当然也把这笔账全都算在水神共工身上。

这一次南方天庭队伍前来的意向不明，但是少了肇事者共工在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南斗环视了众人一周，看见精卫，才露出一丝丝的笑意。

“小娃娃儿。”

精卫正吱吱喳喳地和狄孟魂说些什么，听见南斗叫她，这才欢应了一声，也跳过来搂着南斗的脖子。

“南斗叔叔。”

人群之中，另一个鸟形怪人走了出来，狄孟魂认得他是南方大神之一，不晓得是风伯、雨师中的哪一个。

“南斗星君，风伯等人奉炎帝之命，前来向大帝解释与水神共工的误会。”

南斗点点头，转过头来对精卫柔声说话。

“来，我先带你们到休息的地方去，等我禀报了天帝，再安排两方见面，”他看了看狄孟魂，微笑道：“咱们先办了正事再说，要和朋友玩儿，等办完了正事再来，好不好？”

精卫嘟着嘴，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那鸟形天神风伯一声呼哨，一行人有的便随着南斗腾空而起，向远方而去，而那些牛头人不会飞翔，依然纷纷跃入海中，从海上飞奔离开。

精卫拉着狄孟魂手，悄声说道：“明天早晨，我在东海之滨等你，我有话要和你说。”

狄孟魂还来不及回答，就看见她一蹦一跳地跃入另一名鸟形怪人的怀中，挥手而去。

临去之时，她还不忘大声叫道：“记得，东海之滨哟！”

声音随着行列的远去逐渐变小，最后吹散在海风里。

狄孟魂看了一会那远去的行列，这才回过头来，想要和姚笙说说话。

却看见她背对着自己，面向大海。

“姚笙。”狄孟魂叫了她一声。

没有反应，姚笙似乎出神地望着远方的海边，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叫唤。

狄孟魂还想再叫她，却看见远远的沙滩上，阳风巍然地站在天空下。

看着他，摇摇头，露出无奈的神情。

过了一会，姚笙缓缓地转身，走了几步，身形便消失在海风之中。

这样的画面，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但是狄孟魂却知道，那表示姚笙已走进了那个灰蒙蒙的空间，如果她自己不想出来，任谁都没有办法叫她出来。

狄孟魂又在海风中发了好一会的呆，这才抓抓头，和阳风一起离开。

夜色逐渐降落大地，良久良久之后，姚笙才悄悄地出来，她环视四周，却早已看不见狄孟魂的身影。

夜空的星光很是灿烂，映在她光洁的脸上，而在姚笙的脸颊，这时也挂上两行晶亮的星星。

第二天一大早，狄孟魂便已经飞抵了东海之滨。

这一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大清早天空便是灰灰暗暗，始终晴朗不开来。

前一个晚上，狄孟魂并没有睡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阵子以来惊心动魄的奇事实在太多，一方面也因为心中不自觉地占满了姚笙的身影。

以一个二十四世纪的男人来说，狄孟魂称不上了解女人，因为二十四世纪的人对情爱的看法已经远比前几个世纪要来得淡，而且狄孟魂又是个将大半生精神放在学问和军队生活的鲁钝男子，要猜起女孩的心思来，自然要吃亏许多。

但是，一个夜晚下来，狄孟魂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姚笙宁可躲进灰色空间之中，也不愿和他说话？

难道是因为精卫的关系？

但是精卫再怎么讲，也只不过是的小女孩，小女孩对你亲近一些，又有什么关系？

狄孟魂在东海之滨的沙滩上走着走着，脑子里想着这些女孩的心事，想到头都有点发痛起来，觉得这种心事比起最艰难的时光理论，还要难上几千倍。

昏暗的天空中，这时突然出现许多黑色的小小鸟儿，这些鸟儿的喙喙很长。色作纯白，头上有着美丽的花纹，爪子却是鲜红色的。

不晓得为什么，东海之滨此刻却飞来了许多这样的鸟儿，在天空不住的鸣叫，而且，狄孟魂还注意到它们有种很奇怪的行为，每只鸟儿的口中都

叼着一颗小石头，振翅飞到海边，再将小石头丢入大海。

这种黑色小鸟的叫声很奇特，狄孟魂好奇地仔细倾听，却听见它们啾啾地叫声中，叫的居然都是同样两个字。

“精卫！精卫！”

狄孟魂惊讶地笑着，心想待会精卫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这件事。

可是少女精卫终究一直没有出现。狄孟魂在东海之滨等了许久。那种叫着“精卫！”

精卫！”的衔石小鸟越聚越多，但是却仍然不见少女的踪影。

突然之间，大海上这时飘来一片黑压压的东西，向着海滨的方向慢慢飘来。

看见那一大片不知名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狄孟魂的心中突然油然而生出一股不祥的感觉。

他缓缓地起飞，飞到那片东西的前面，原来，那是一大群栖息在海面上的黑色小鸟，看见狄孟魂过来，“轰”的一声，所有小鸟全数展翅飞走。

而在海面上，这时候却出现了少女精卫圆睁着眼，脸色死白地在水中载沉载浮。

狄孟魂惊呼一声，手忙脚乱地跃入水中，半拖半拉地将少女精卫的身子运回岸上，却发现她的身子早已冰冷，早就已经没了气息。

灰暗的天空底下，这时候已经飞满了哀叫着“精卫！精卫！”的黑色小鸟，它们的嘴上都衔着一颗石子，带到海上丢掉。

而少女精卫的灵魂，也早已沉入深深的东海海底。

狄孟魂不知所措地在天空下一片茫然，抱着精卫冰凉的尸身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之间，身后传来杂沓的脚步声，还夹杂着纷乱的咒骂，他直觉地想要回头，脑后却“砰”的一声，随着剧痛，整个天空却被金色的星光占满。

然后，他的意识便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第十一章 神农炎帝

狄孟魂恢复意识的那一瞬间，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幽冥之都。

这样的失去意识、恢复意识的过程，最近彷彿常常发生，光是几次的时光穿越之旅就够自己受的了，而这一次刚醒的时候，有一刻狄孟魂还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离开幽冥之都，只是在黑暗的大河前做了场梦。

眼前同样的，也是一片黑暗。

但是这样的黑暗和幽冥之都的黑暗毕竟是完全不同的，狄孟魂只是失神了一会，便完完全全想起失去知觉前，发生过什么事。

飞满黑鸟的天空、灰色阴郁的东海之滨……

还有，在水中载沉载浮，精卫圆睁双眼的尸身……

想着想着，狄孟魂忍不住挣了一挣，腹部却突然挨了一记重击，出手之重，让他久久喘不过气来。

但是就是这样动了一动，狄孟魂已经有了点概念，他猜想自己应该是

被装在一个类似皮袋的容器里面，牢牢捆绑，而且被人抬着前进。

有了方才的教训，一时之间他不敢再动，仔细竖耳倾听，却听见四面八方传来滔滔的水声，空气中也有海洋的咸味。

但是从身体的起伏看来，又不像是在坐船，而且，在海浪声中，还隐隐传来呼呼的风雷之声。

从风声的缓急来判断，抬着自己的人速度应该非常之快。

综合这些想法，狄孟魂在海浪声、风声思索了一会，突然间，想到了一幕景象。

“啊！”

他忍不住低呼一声，声音一出口，就已经后悔了。

但是，那期待中的重击并没有真正出现，狄孟魂咬着牙在黑暗中期待著，但是重击却久久没有出现。

突然之间，在头顶不远处响起一阵重浊浓厚的声音。

“想要好过点的话，你就别给我乱动了，”那声音说道：“你害死了精卫，如果不是要抓你回去向炎帝祭旗交代，我们早把你撕碎了！”

那声音中充满愤怒，而且，狄孟魂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凶悍勇健，如果他们说要你将你撕成九块，就绝对不会只将你撕成八块。

这些抓走他的人，竟赫然就是来自南方天庭的炎帝所属大神！

只不过，怎么会变成是他害死了精卫？

在疑问和恐惧交杂的复杂思绪中，狄孟魂不敢再开口，只能静观其变。

南方大神赶路的速度极快，那海风的声音不久之后已经消失，空气中随之出现的是泥土和草叶的气息。

看来，他们已经越过大海，往陆地的方向而行。

而且，目的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南方天庭。

关于这个和天庭齐名的天界所在，天帝属下的大神们好像从来没有人去过，狄孟魂只是曾经从精卫等人口中听过一点点，也对这个奇妙的南方天界充满了兴趣。

但是兴趣归兴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前去的话，打死狄孟魂也不会想要去。

而且，他很有可能到了那儿就要被杀掉祭旗！

在平地上赶了一会的路，忽然之间，身边开始充满了风声，那风从皮袋的缝隙中钻进来，还带着丝丝的冷气。

然后，“咚”的一声，狄孟魂便被整个人重重丢在地上。

四周一片静寂，仿佛什么人都没有，只是静静的风声。

狄孟魂想了一下，心里觉得处境越来越不妙，正想大叫出声为自己辩解的时刻，使袋外却传来此起彼落的惊呼声音。

“什么？”

“放过这个小子？”

“这个小子害死了精卫，就这样放了他？”

狄孟魂在皮袋中听见这些对话，心中惊疑参半，却没有任何喜悦之情。

因为在这样的恶劣处境中，要说这些人肯就此放了他，就是连自己也绝对不敢相信。

突然之间，眼前“哗”的一声突地转亮，狄孟魂身上的皮袋突地全数掀开，虽然仍然被捆绑得扎扎实实，但是却已经可以看清楚自己的所在之处。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原来，此刻他正身处在一个极大的平台之上，平台的边缘却是湛蓝的天空，在他的身后站满了形形色色的南方天庭大神，人人怒眉竖目，紧握拳头，仿佛巴不得一拥而上，将狄孟魂撕成碎片。

而在狄孟魂的正前方，却有一张极大的椅子，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大神形貌雄伟，不怒自威。

而这个大神，狄孟魂却是见过的，因为他便是南方天庭的首席大神：“水神”共工。

此时共工眼神凌厉，盯着狄孟魂半晌，然后向众大神朗声说道：“这个狄孟魂和精卫感情很好，你们之中有些人是知道的。这件事确有可疑之处，现在就请众兄弟相信我，共工一定会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不知道这样可好？”

众大神怒气依然不曾止息，仍然在台下议论纷纷。

有人还说道：“明明是他和精卫约了见面，人却死在海中，说和他全无关系，我是不会相信的！”

共工等到众人的议论声音稍稍止息下来，才朗声说道：“这件事其中果然有可疑之处，但是众兄弟别忘了，是什么人通知你们前往东海之滨察看的？”

众大神纷纷点头，有几个还开口说道：“没错，是南斗告诉我们的。”

“南斗与我的宿怨，众兄弟也是知道的，他能够冤枉我撞倒不周之山，也有可能对这位先生做同样的事。”

“总之，我们南方天庭光明磊落，不让人欺负，但也不会冤枉好人！”

听了他这样的说法，众神这才释然。

共工站起身来，一伸手便将狄孟魂身上的绳索扯碎。

“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是炎帝想见你。”他简洁地说道。

共工领着狄孟魂来到一个密室之中，那密室有些阴暗，走进去还有着水滴般的回声。

“炎帝要单独见你，”共工说道：“有什么事，我们都在外面。”

狄孟魂有些迟疑地走进那个密室之中，却看见另一端坐了个身量魁梧的牛头巨人。

“你过来。”那牛头巨人的声音重浊，又有点衰弱的感觉：“我便是南方神农炎帝。”

狄孟魂仔细端详他的长相，却发现炎帝的肌肉松弛，身上布满了皱纹。

“我属下无礼，将你带到这儿来，小女精卫的事我自然很难过，但却知道与你无关。”

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狄孟魂只好点点头。

“这件事，有着很奇怪的因缘，和天界大神南斗有关，也和我们的大神共工有关，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他温和地向他身后不知道什么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从炎帝身后闪身而出的，居然便是胖胖的大神罔象。

此刻，罔象的身上又在阴暗的室内发出光芒，这种能力，狄孟魂曾经见过，知道他有着重演所见情景的能力。

在罔象身上的光幕中，这时出现了还未崩塌前的天柱不周之山。

过了一会，在光幕上出现了水神共工的身影，只见他大哭而行，朝着

不周之山而来。

可是，在光幕上，共工并没有撞上不周之山，而是直接从前方奔跑过去。

所以，水神共工并没有撞倒不周之山。

狄孟魂细细回想当日的情景，发现果然没有人亲眼见到共工撞倒不周之山。

而惶急地前来报讯的，便是南斗的亲信重、黎，而共工撞倒不周之山的事，也是他们传出来的。

看着罔象的光幕逐渐黯淡，狄孟魂望向炎帝，眼神充满了疑惑。

“我、南斗、后土，其实本来都不是你们这星球的人，是因为机缘巧合，才来到这儿的，”炎帝温和地说道：“但是，现在我染上重病，离大去之时已经不远了，但是现在南斗却好像有着什么计谋，所以我不得不试图将这些事弄个清楚……”

“那……天帝呢？天帝又是什么人？”狄孟魂问道，声音却有点发颤，这是个藏在他心中许久的疑问，本以为绝对不可能有答案，但是，眼前的炎帝却很有可能说出谜底。

“他也是别的星球上的人吗？”

炎帝微弱地笑笑，巨大的牛头轻轻地摇了摇，仿佛要说些什么。

但是，这句话却永远不可能说出口了，因为他的笑容在脸上陆地僵住，巨大的眼睛突出，从眼眶溅出血来。

然后，从他的口中狂喷出大量的鲜血，荷荷地叫了几声，就此气绝。

狄孟魂乍见这样的变故，张大了眼睛整个人呆住，虽然震愕至极，却还是注意到炎帝的咽喉处冒出一截明晃晃的刀尖。

炎帝的身躯缓缓软倒，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发出轰然的巨响。

而在他的身后，这时地出现一个形貌狰狞，肤色和特徵却和炎帝相同的巨大怪人。

只是，炎帝的模样与牛有点类似，但是这个巨人的相貌却和蛇、爬虫一类的生物类似。

那“人”睁着红红的怪眼，说话的腔调却似曾相识。

“说那么多干什么？”他的笑声清朗，和外型完全不搭调：“要死就去死了，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狄孟魂愣愣地看着他丑怪的形貌，却在心中想起一个和这人完全不同的形象。

虽然长相绝不相同，但是那种感觉，却非常的类似……

那怪人哈哈大笑，将手上的尖刀放下，身形却开始缩小，也逐渐转为清雅的相貌。

这个杀死炎帝的怪人，居然就是南斗！

此刻南斗露出从来未曾见过的狞笑，看着台下惊疑万分的狄孟魂。

而胖胖的罔象也一反向来的天真无邪神情，恐惧瑟缩地躲到阴暗的角落。

“狄孟魂，你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吧？”南斗笑道：“还有更多的事，因为你是特别的人，我会一件一件告诉你。”

这时候，从炎帝的密室外传来嘈杂的人声，南方天庭的大神们听见炎帝倒地发出的巨响，知道出了变故，便惶急地跑进密室。

大神中有许多人认得南斗，也知道南斗和共工向来不睦，便有人怒声大叫。

“南斗！你还有脸来南方天庭！”

“南斗！算你有种！敢在这儿现身！”

而南斗只是不在乎地大笑，手上的尖刀因为身形变小，已经成为一柄大刀，他顺手一挥，刀光似雪，而刀上还隐隐可以看见血光。

南方天帝炎帝的鲜血！

看见炎帝倒地而死的尸身，众大神们更是目眦俱裂，发出震怒的大吼，已经决定一拥而上，将南斗撕个粉碎。

南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依然不改轻松潇洒的神色，但是这样的神情在狄孟魂的眼中看来，却要比最丑怪的南方大神丑上许多。

“南方天庭的混蛋们听好！”南斗朗声叫道：“你们的炎帝是我杀的，个个恩怨你们也不会明了！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报仇的话，我与天庭众神在涿鹿之野相候，等你们有种就来！”

听了他这样直接了当的挑战言语，南方众神反倒静寂下来，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如何反应。

这时候，水神共工也排开众人而来，看见炎帝的尸身，又看看南斗，一时间惊怒交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南斗冷然地环视众大神一周，发出嘿嘿的冷笑。

“现在，我要带这个小兄弟走了，”他一把将狄孟魂拎起，动作甚为粗鲁，“相信很快便能与诸位在涿鹿之野相会，如果你们留得下命的话，届时再和众大神痛饮三杯。”

他缓缓地转身，明明只是一只手掌搭在狄孟魂的肩上，却任他怎样挣扎也脱离不开他的掌握。

大神之中，有几个开始互使眼色，打算从南斗的后方偷袭。

南斗朗声大笑，手中的刀光突然暴长，大神之中有几个眼快的知道他要出手，不自觉地倒退一步，而那些鲁钝一些的，却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南斗的刀光来得好快，收得也如闪电般迅速，没有人看得清他的身法。

“咚！”的一声，一个圆滚滚的人影应声倒地，有人认得他是天庭的胖神罔象，南斗这一刀直如风雷一般迅急，只是刀光一闪，居然便将罔象的脑袋削去一半，当场便将他杀了。

“顺我者，生，叛我者，亡，”南斗头也不回，朗声说道：“如有犯我，便如此君。”

然后，他就拎着狄孟魂这样大跨步走了，一路上，再也没有哪一位大神敢拦他。

炎帝密室中，倒着炎帝和罔象两具尸体，和一室噤声不语的大神，许多大神想起南斗那记刀光不禁骇然，在南方众大神中，水神共工的神力最强，但是这样凌厉迅捷的刀光，却还是第一回见到。

而且，他的心里明白，如果这一刀砍的是他，他也一样要身首异处。

良久，他缓缓地说话，但是语声中却带着微微的颤抖。

“众位兄弟，我们即刻前往涿鹿之野，”水神共工说道：“不论生死，我们都要为炎帝、精卫报仇雪恨。”

步出南方天庭，南斗乘上他的白云，也叫狄孟魂上去。

狄孟魂苦笑。

“如果我不上去的话，你会杀了我，是不是？”

南斗居然像是很郑重地想了想，才缓缓说道：“是。”

狄孟魂地想了想，便纵身跃上南斗的白云。

白云在蓝天之中缓缓起飞，越过南方天庭的平野大地，向北方而去。

第十二章 南斗来历

狄孟魂在风声中想了良久，才向南斗问了个问题。

“南斗，”他问道：“为什么？”

南斗凝神看他，仿佛想看出他问这句话的真正用意。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个清楚，”他说道：“在这个时空的这些人之中，你算是我比较看得起的人，基本上，我和你是同一类的人，你们这儿叫做‘科学工作者’，而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会对你更看重一点。”

“我不是和你说这个，”狄孟魂摇头说道：“我是说，炎帝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你们应该是同一个星球来的人，为什么你要杀他？”

“我说话的时候，不习惯别人转移话题，”南斗森然说道：“我先和你说清楚。”

狄孟魂只好点点头。

“我对你看重的方式，便是我会当你是一个和我接近的人，而不像那些狗屁大神，只不过是下等动物，这点你明白吗？”

“阳风他们本来也是人，不是下等动物。”

“我说话的时候，也不习惯人有反对我的说法，这点你也要清楚，”南斗说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弄清楚了？”

“一清二楚。”

“因为我看重你，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论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会回答你，甚至你没问的，我都会回答你。”南斗说道：“到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谈别的。”

“谈别的？”

“这个等以后再说，”南斗拍拍手笑道：“现在你可以开始问我了。”

狄孟魂把来到这个时空以来的所有疑问整理了一下，闭起眼睛将思绪理了理，两人便像是用功的学者一样，开始互问问题。

一开始，狄孟魂便问了一个在心中藏得最久，也最疑惑的问题。

“你是什么人？你、炎帝和后土，真的都是来自外星的人吗？”

“是，”南斗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的人，而且也在同一个时间来到这儿。”

“你们的星球，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说，距离地球有多远？”

“我想，你也许不会相信，但是我说过，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真相，”南斗说道，脸上却出现了茫然的神情，“我不知道我们的星球离这儿有多远，只知道从这儿的星空看出去，我们的星球在什么方位，你们的天文学中，把我们的星系叫做南斗星群，那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南斗星群？”狄孟魂奇道：“你们是南斗星群来的？”

“没错。”

狄孟魂有点发愣地想着和南斗星群有关的记载，却在心中隐然想起一件仿佛不相关的事情。

“南斗星”是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说法，但是在西洋系统的天文学中，却有另外一个名称，那便是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又叫半人马星座。

这个星座本身也许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和这个星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公元二十二世纪，“星战英雄传说”的历史中，前来侵略地球的外星兵团，正是来自这个半人马星系！

难道，六千年后的二十二世纪，前来侵略地球的，就是南斗所属星系的外星人？

这样说来，这个时空发生的异变又和那场星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狄孟魂有点惊疑地看着南斗，有点不知所措。

“想什么？”南斗问道：“为什么不再问下去？”

狄孟魂摇摇头，勉强笑道：“没什么。”

“其实，我大概也猜得出来你在想什么，”南斗说道：“我早就听姚笙说过，你们的十二世纪曾经有过外星人的侵略，而这些外星人，就来自我们的星系，对不对？”

“嗯！”

“是不是我们的人，其实我也不晓得，因为那毕竟是几千年后的事了，而且，我们的星区有着许多的文明，并不只是我们的星球有着先进科技，所以是不是我们的人前来侵略，那也真是难说得很。”

“你们来地球，难道不是要侵略吗？”狄孟魂没好气地说道：“难道只是来探个险，渡个假？”

“我们会来地球的原因，你一定猜不到。我们不是自愿来的，真正让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一场意外。”

“意外？”狄孟魂奇道：“你们不是乘太空船什么来的？”

“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外？”

“真正的原因，我们都不晓得，而且这个谜可能永远不会有解开的一天，”南斗说道：“在解释这件事之前，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如果和你的二十四世纪比较，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和地球上的其它时空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地方非常多，”狄孟魂由衷地说道：“比方说，像天庭这种地方，就是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现象。”

“天庭的事，待会我们再谈，还有没有什么在地球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东西？”

狄孟魂沉吟了一会，发现符合这项描述的事物，同样的也不胜枚举。

冰国，云国。

大地之上，那些奇形怪状各类民族、国度。

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神秘亚维空间。

“其实，你来到这个时空的时间还是太短，有很多更怪的地方你都没有

去过，但是这些东西，的确都不是地球上原有的东西。”

“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像冰国、云国，还有许多亚维空间，都是来自外星世界，”南斗说道：“和我们一样。”

这时候，他们正越过大海，海平面的远方仍然有着许多颜色奇特的亚维空间，仿佛印证着南斗的说法，在远方闪烁着魅惑的光芒，隐藏着令人好奇的未知。

“我相信，你们的地球曾经发生过一次奇异的异变，而且这个异变很可能和你们所说的时光理论有着莫大的关联。不晓得在什么时代，也不晓得是什么时空，但是却有过一场这样的异变。就是因为这场异变，阴错阳差的将许多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空，甚至不属于这个星球的空间全部串连在一起，才形成了现在这个世界。你和姚笙，我和炎帝、后土，还有那些大神们都是，都是因为这样，才聚集在这个时空里面。”

这个理论，狄孟魂还是第一次听见，虽然非常的天马行空，深思下去却颇有道理。

像他、阳风和姚笙，如果没出错的话，原先是应该搭乘时光脉冲，回到二十四世纪的。

像禹强、丹波朱红他们，则是因为那场宿命的磁暴，再加上这个神秘的异变，才会到这儿来的，否则也许他们会被送往其它的古怪时空。

还有那些冰国、云国的人们，则更不像是地球上的生物，如果不是从别的星球来的话，简直找不出其它的解释。

但是狄孟魂和南斗当然永远不会知道，这场异变的导因，就发生在时光的极远之地，十二星图的时空，就是因为那名来自公元二十世纪的男子蓝锐思，为了寻找他的妻子，时光英雄葛雷新才催动磁场，将他硬生生送入星图时空。

也因此引发惊人的时光连锁反应，改变了许多时空、许多人的命运。

当日，水神共工和丹波朱红在女娲之野交战时，狄孟魂和南斗都曾经在隐约中看见葛雷新和蓝锐思，如果他们知道这两道如鬼魅般飘忽的身影，便是影响所有人命运的元凶祸首时，不晓得会有多惊讶。

但是，这个谜底就如同南斗所言，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但是像禹强、阳风他们呢？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大神？这和时光异变应该没有关系的啊！”

南斗耐人寻味的笑笑：“你真的很出色，真的和那些草包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有你一半聪明，也许这场游戏会玩不下去。”

“游戏？”狄孟魂疑惑道：“那是什么意思？”

南斗的乘云速度非常之快，两人谈得忘我，不知不觉间早已过了姚笙的小岛，已经来到了归墟的附近。

来到此处，狄孟魂又有了新的疑问：“归墟……应该也是另一个亚维空间吧？”

“没错，”南斗点点头：“你们看见大海的水仿佛无穷无尽地落入归墟，其实那只是一个错觉，其实，它只是一个横切海面的亚维空间。”

“那五神山呢？”狄孟魂好奇地问道：“共工撞倒的不周之山呢？难道也是个错觉？”

南斗神秘地笑笑：“那也是游戏。”

游戏。

这个名词，南斗已经用上第二次了，但是狄孟魂却完全不了解他的意思。

“我记得，你曾经问过炎帝，问他天帝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和我们从同一个星系来的人？”

“没错，”狄孟魂没好气地说道：“不过你接着就把人家杀了。”

“我不杀他，他的命也不长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差别，”南斗冷笑道：“你问的这些问题都很好，我也可以回答，但是，我想只要你见着了天帝，你就会明白。”

“你是说……”狄孟魂的声调中掩不住兴奋：“这一次我可以见到天帝？”

“没错。”

他们现在正通过不周之山、女媧之野，来到昆仑山上便直冲上去。

第十三章 天帝真相

抵达天庭的时候，天庭上的景观依旧，却冷清清的见不到什么大神。

而狄孟魂当然记得，也就是这样的天帝，在子民最无助的时候不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砍倒建木，阻断了神人的往来。

这时候，南斗却絮絮叨叨的，正在说着他和两名同伴的往事。

“我们三个人在自己星系的时候，做的事就像是你们所说的科学家，被卷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幸运的，也带来了我们的重要工具。”

言语间，两人已经过了天门，进入天庭的大厅。

“我们带来最重要的工具，一共有两具，一具由我保管，一具就让后土带过去，建立了幽冥之都。”

说到这里，两人已经来到了大厅的最深处，那个天帝居住的深邃空间。

“现在，你不是说要看天帝吗？”南斗说道：“我就让你看看天帝！”

“啪”的一声，深邃空间突地亮了起来，那空间像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箱，箱中悬浮着一具奇形怪状的生物机械。

勉强来说，有点像是一具巨大无比，上头却长着许多尖刺的浅灰色大脑，此刻它缓缓地在悬浮液中旋转，而那些尖刺偶尔还会闪闪发亮。

南斗有点欣然自得地看着那具奇怪器械。

“这个就是你们知道的天帝，”他将手一扬，也不晓得用了什么方式，天帝那雄浑的声响便传遍整个大厅。

“众大神听命，由南斗星君率领，速将南方天庭消灭！”

看到这儿，狄孟魂已经恍然大悟。

原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帝。真正掌理这个天界的，其实就是南斗自己。

其实，这一点有些大神早已隐隐看出，像水神共工、大神羿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质疑。

“所以你有这样一个假的傀儡天帝，”狄孟魂又忍不住嘲讽了他几句：“了

不起。”

南斗却不以为忤地笑笑。

“夏虫不可以语冰。狄孟魂，虽然你的识见要比他们强上一些，但毕竟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自豪地笑道：“这个‘天帝’，就是整个天界的灵魂，整个世界的主宰，没有它，你们什么都不是，包括你在内，如果没了‘天帝’，你就不曾存在这个世界之上了。”

狄孟魂愕然，却仍然不懂他的意思。

“‘天帝’，以你们的词汇来说，它是一具‘分子功能处理机’，只要有资料可参考的有机组织，它都可以重组修改，这点你懂吗？”

“嗯！这种东西在我们二十四世纪也有。”

“但是我这具机械要比你们那种小儿科的东西强上许多，因为我问过姚笙，你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只能重组，却不能创造，对不对？”

“对。”

“但是我这具‘天帝’却可以造出所有你想像得到的生物体，这点你了解吗？”

狄孟魂骇然地点点头，隐隐知道了南斗话中的真正含义。

“你的意思是说……”他艰涩地说道：“所有的大神……都是你造的？”

南斗并没有立刻回答，仿佛陷入了长长的沉思，良久，才叹了一口气。

“我多希望对你回答：‘是，都是我造的。’，但是，实际上也并不尽然。”

“当时，我们三人比所有的大神都要早到这个时空，因为漫长的岁月非常的无聊寂寞，所以我们会找些人类、动物来重组基因，造一些怪生物来排遣寂寞。但是因为想像力有限，造出来的生物也只能以有限的物种来排列组合。

但是，后来那些生化警察们一个一个地来到这个时空，我发现他们的基因非常的奇怪，可以在火、水 and 人形之间自在变换，再加上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大多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害，没有用‘天帝’医治的话，也保不住性命。

这样一来，却开启了一扇瑰丽神妙的大门，经过‘天帝’的基因重组。他们的能力、形状简直像是万花筒一样变化万千，也因为有了他们的资料做参考，所以我造出来的各类人种、怪兽越来越多，最后，我就干脆营造了一个这样的‘天界’，塑造了一个‘天帝’，玩得不亦乐乎。”

听见他这样兴高采烈的描述，狄孟魂默然不语。也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姚笙的直觉果然非同凡响，因为她早已猜出这个天界有着许多的人工痕迹。

原先以为是自由自在的生命，到头来才知道只不过是人家的一场游戏。

以为自己认真地过着生活，却发现自己的存在，只不过是人家在“玩”。

想到此处，不只说不出话来，还有着极度的怅惘之感。

而南斗却仿佛没能察觉他的心情，仍然很得意地叙述下去。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倒希望自己能够玩一场造物主的游戏，但是我自己的程度还有天地一样大的差距。

因为即使有着‘天帝’的辅助，我始终没有办法自己造出新的生物，只能照旧有的生物排列组合。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能真正造出什么新的人类、动物。

但是，在这些过程之中，我却发现另外一个隐藏在这个世界的大秘密。”听了南斗的“游戏”之后，狄孟魂有些意兴阑珊，对于他的“大秘密”也不太有兴趣。

“是吗？”这是他意兴索然的回答。

“我发现的大秘密便是，你们的这个世界，也有许多人工的痕迹，只是因为‘玩’的人比我要高明上太多，所以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而这个‘玩’的人，刻意在自然界、天地之间，甚至在人体的基因、物质的分子中放进不同的密码，解开这些密码，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讯息，有些可以预知未来，有些可以驱使不为人知的力量。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玩家’在那里，我也想做出属于自己的玩法，这点，就是我要找你一起‘玩’的最主要原因！”

“我不认为我可以帮你什么，”狄孟魂摇摇头，有点赌气地看着自己的左爪，显然，这也是南斗的“杰作”之一：“我不过是你‘改造’出来的一个玩具，哪能帮你什么？”

“人不可以妄自菲薄，这不是你们的贤人说过的名言吗？”南斗笑道：“你只能帮我，而且能帮很大的忙。”

“我能帮什么样的忙？”

“我记得，你在来到这儿之前，曾经到过有一个龙族的时空，是吗？”

“是。”

“在姚笙的小岛外海，有一个白垩纪的亚维空间，在那儿的岛上出现了史前恐龙，你也去过，是不是？”

“对。”

“在龙伯国的山崖中，你也见过那些沉睡在山壁中的生物，你觉得如何？”

“那些有着恐龙和人类特徵的生物？”狄孟魂奇道。然后，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那也是你‘做’的？”他失声说道：“也是你‘玩’的对象？”

“龙伯国人，是我的一项失败产物，它们的智能太低，而且时时出差错，所以我便将那亚维空间禁锢起来。”

“做出这样的生物有什么用处？”狄孟魂问道。

“如果能够做出兼有人类智慧、龙族攻击力量的种族，你再帮助我解开时光之谜，我们不就可以称霸所有时空？尤有甚者，也许还能助我回到母星，也将那儿的天下一并拿下，这样不是很好吗？”南斗得意地笑道：“到时候，所有人都要称臣在我们的脚下！”

狄孟魂静静地笑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要称臣在你的脚下。”

“那又如何？到时候，你便在我一人之下，却在所有人之上，所有人听你驱策，又有什么不好？”

狄孟魂看着他痴狂的模样，不禁萌生非常奇异的感觉。

原来不只是地球人有野心癫狂症，连南斗这样的外星人也有。

忍不住，他咕哝着一句脑海中突地出现的古中国诗词。

“雄图霸业……转眼间，灰飞烟灭……”

南斗瞪着怪眼看他，俊雅的外貌呈现不稳定的状态，隐隐可看见他那狞恶的蛇状原形。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地球人有过你这种雄心壮志的人很多很多，”狄孟魂悠然说道：“但是这些人最后终究还是埋在土里。”

天界大厅之中，此刻静寂无声，只有那分子功能处理机“天帝”在强光中静静地转动。

良久，南斗才冷冷地笑道：“还有一件事你也不知道，这具‘天帝’的运作已经与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如果我死了，它也会随之停摆。”

狄孟魂无言地看着他，索性不再接口。

“所有经由天帝合成的个体，包括你在内，如果‘天帝’停止运作，生命的机能便会逐渐丧失，因为你们毕竟不是自然生成的生物，要维持这种非正常的形貌，还是要有一些其它的力量。”

“嗯！”狄孟魂勉强地闷哼一声，表示回答。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有一整个世界都要随我停止运转。但是如果你们任何一个死了，却对我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南斗森然说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雄图霸业，我只知道我给人的机会，只给一次，一次不取，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

“所以现在你要杀我了，对不对？”狄孟魂咬着牙问道。

南斗咕咕地笑了。

“不会，至少我也要让你看完一场游戏。最后一场游戏。”

突然间，他大喝一声，然后狄孟魂只觉得眼前已被白色的强光占满，便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第十四章 涿鹿神战

涿鹿之野，一片寒冷的肃杀之气。

涿鹿之野位于轩辕部族之西，原先属于大神羿的领地，但是大神羿神秘死亡后，这片平野便交由天界大神之首南斗掌理。

而此刻，在涿鹿之野上已经密密麻麻，四下站满来自三山九岳的大神。

就在不久前，天界之首南斗向众神宣布：南方天庭因为水神共工作乱，已经会合凶神蚩尤将炎帝害死，不久前，天界因为水神共工撞倒不周之山，造成重大洪水灾难，后来，又因为汤谷的十日作乱，使得四方黎民元气大伤。南斗宣布，因为欺负天界黎民的战力减弱，南方天庭已经倾巢而出，决定北上进攻北方天界。

因此天帝传南斗下令，决定迎战南方共工、蚩尤大军。

而双方约战的地点，就是涿鹿之野。

虽然这场战事来得突然，而且南斗的宣布也颇不寻常，但是众神因为平日对天帝极为敬畏，所以仍然立刻从四面八方集结前来，在涿鹿之野准备迎战南方大军。

除了来自各地的众神之外，有一支队伍也非常引人注目，这群队伍中有着数十只巨龙，形貌特异，有的巨龙颈子极长，有的巨龙则在颈上长着古拙的厚盾，有的巨龙则能够在天空飞翔，听熟识的人说，那种飞龙叫做应龙，是龙族中最强的种类。

指挥巨龙的是一群粗豪汉子，这些汉子最引人侧目之处，是每个人头上都有一具黄色大冠，形状奇怪，但是巨龙在这群汉子的统领下，显得温驯非常，一点也不象它们的外表那样的狠恶。

这时候，众神纷纷发出惊呼声响，因为天界大神之首南斗已经出现，此刻他仍然一袭白衣，却已经换上盔甲，俊美中带着英气。

众神看着南斗乘着白云缓缓出现，屏息以待，想听南斗在战前要说些什么，但是南斗却在空中喃喃自语，仿佛对着虚无认真地说着话。

当然，南斗此刻说话的对象当然不是一片虚无，方才在天界的时候，南斗策动一个禁锢力场，将狄孟魂锁在里面。

在禁锢力场中，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听见外面的世界，但是外界的大神无法看见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

“那些驾驭恐龙的汉子头上戴的帽子叫做龙冠，是我做给他们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掌控恐龙，”南斗依然很仔细地对狄孟魂解释道：“我也知道你和姚笙在上个时空还见过这一族人，也难为他们可以延续那么久。”

狄孟魂咕哝了一声，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你说什么？”南斗冷笑道：“我对你这么好，到现在还是什么事都告诉你，有什么不能说出来给我听的？”

“我说，”狄孟魂没好气道：“我在龙族时空中的确看过龙族，可是却不曾见过你，而且，地球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你。”

他的言下之意便是，南斗的野心最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且也不会成功。

“这一点，就不用你费心了，”南斗笑道：“我的下场如何我不晓得，但是你待会儿的下场我却很清楚。”

涿鹿之野上，这时候众神开始响起震动天地的呼喝声响，白衣南斗在众神的呼喝声中缓缓升空，站在众神的面前。

响彻云霄的叫喊声逐渐止歇下来，南斗微微一笑，却看见远方天空出现一道泛着水纹的巨大身影。

狄孟魂在禁锢空间中也看见了，忍不住失声叫道：“阳风。”

阳风巨大的身躯在人群的远处缓缓坐下，却没有象其它人一样欢呼，只是静静地看着天空。

南斗高举双手，众神的欢呼声逐渐止歇下来。

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却向禁锢空间中的狄孟魂低声说了句令人惊心动魄的话。

“你的好朋友，我先让你看看他的下场。”

静默下来的涿鹿之野上，南斗站在高处，朗声说道：“今日我们奉天帝之命，在此誓死抵抗南方凶神，”他神威凛凛地环视四周，森然说道：“我奉天帝之命在此集结众神，军令如山，但是，大神防风氏却迟来晚到，为了一贯军令，我在此宣布，将防风氏处死，以正军心！”

这样突如其来的宣布让众神“哗”的一声纷纷鼓噪起来。阳风没料到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一时之间，愣在当场。

可是，在禁锢空间中的狄孟魂却已经看见，一黑一白，两名巨神已经无声无息出现在阳风的身后。

“阳风！”他在空间中大声狂呼，可是声音却完全无法传到外界。

“夺夺”两声，两名大神各自手持一柄重剑，从阳风的背后插入，沾血

的剑刀从胸膛穿出。

就这样，阳风便被一个简单的命令当场刺杀，巨大的身躯登时倒毙在平野之上。

这时候，众神们人人惊惶戒慎，涿鹿之野上一片静寂的肃杀气氛。

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天庭，炎帝丧生的密室之内，这时候静静地坐起来一个胖胖的身影，露出神秘的微笑，仅剩的一颗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宽广的涿鹿之野，远方的天际，这时传来了一长串的尖锐哨声。

南方天庭大军已到。

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隐隐看见南方天庭的共工、风伯、雨师、蚩尤，以及众多长相狞恶的大神。

而天界这边，也由重、黎率领海神禺强、丹波朱红等大神，向着南方的队伍迎去。

涿鹿之野上，两军在晦暗的天空下逐渐接近……

那惨烈震天的杀伐之声、临死痛楚的哭号之声，一直到了极远的海上还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在遥远的南方，有一个胖胖的身影正跋山涉水，急速地向北方接近。

南斗在涿鹿之战交锋的那一刹那，便已经离开了战场，带着狄孟魂来到辽阔大海之上。

“现在，我真的要杀你了。”南斗抽出身旁的巨刀，语气平和，仿佛只是在午后的微风下，打算喝一壶酒：“这里，就是你的下场。”

狄孟魂静静地吹着海风，有点不舍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心中却象是快速跳过的倒影一般，将生命中的许多记忆流过。

他曾经穿越好几个时空，也经历过最危险的处境、最艰辛的冒险，却没有想到，生命却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但是，依稀仿佛，却有一个身影在脑海中清晰地出现。

“等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念头，他静静地说道：“我有一个要求。”

南斗冷然一笑。

“请说。”

“我想再见姚笙一面。”狄孟魂说道。

南方的大海中，那道胖胖的身影已经进入海面，也象是蚩尤族的牛头人一般，在海面上踏浪而行，急速地奔向北方。

第十五章 至死不渝

姚笙清丽的身影，这时仍然像是亘古的图画一般，悄然伫立在山崖之上。

狄孟魂随着南斗再一次来到这儿，想起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姚笙，心中突然痛了起来。

心痛的是，有太多话，本来应该说的，却总是没有说。

有太多的情感，应该坦白表明的，却始终没有表明。

真正的爱，是不是总要等到无可挽回，才知道什么最应该珍惜？

午后的海风，远远仍然传来涿鹿之野杀声震天的巨响。

而在这样的风中，姚笙怔怔地看着狄孟魂，终于流下了眼泪。

“我要杀他，”南斗简洁地说道：“但是他却要在临死之前，再过来见你一面。”

狄孟魂缓缓地走进姚笙的光幕之中，南斗冷然一笑，双手一挥，那道将姚笙困住的光幕就此消失。

果然，这也是南斗“玩”的游戏之一，只因为他的自私，姚笙便得这样长年陷在光幕的牢笼之中。

远方的大海之上，胖胖的身影已经逐渐接近……

姚笙满眼的泪光，静静地看着狄孟魂，伸手抚了抚他的脸颊。

“你来了，”她淡淡地笑道：“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

狄孟魂握着她的手，终于也忍不住掉下眼泪。

南斗冷然笑道：“他来了，不过他也要死了，这是我们的约定。”

言犹在耳，他的巨刀光芒陡长，便直直刺向狄孟魂。

刀光过处，血花如雪。

但是，这一刀刺进的，却是姚笙的胸膛。

方才她早就知道南斗会在背后出手，在刀光未现的时候，便已经挡在狄孟魂的身前，于是便在胸前漫出满天的血花。

但是南斗这一刀力量实在太强，穿透她的身体后，余势未衰，也刺进了狄孟魂的胸膛，两人紧紧贴在一起，激射而出的血花混溶成为一体。姚笙感受到狄孟魂的热血，狄孟魂也从后面紧紧将她抱住，将姚笙的体温伴着鲜血，印在身体之上。

然后，两人被南斗的长刀串在一起，软软地瘫倒在地。

姚笙的眼神已经涣散，却仍然能够低低地叫了南斗一声。

“南斗。”

南斗的手上长刀被两人倒地之势带走，此刻仍然是握刀的姿势，整个人却愣在那里。

“我在。”

“你曾经问过我们，什么是爱情？”姚笙微弱地说道：“为了你的真爱，无怨无悔无悔……这就是爱情……”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微：“为了挚爱之人而死，死在他的怀中，便是我们的真爱……”

然后，她无限爱怜地回头看了狄孟魂一眼，便永远停止了呼吸。

而狄孟魂的伤势也极为严重，此时连话也已经说不出来。

南斗望着两人相拥的身影，突然怪声狞笑。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爱情，那我宁可选择放弃，”他疯狂地大笑：“为爱而死，为爱人送命，这样子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死掉了的人，又怎么能得到爱情？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蠢事……”

他看见狄孟魂一时之间还没气绝，便打算拔起刀来，将他杀死。

但是他一伸手，却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

“不懂爱情的人，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声音笑道：“你本不应该来，那你不应该存在。”

然后，在南斗愕然转身的那一刹那，一柄锈剑便从下而上，刺进他的咽喉之中。

南斗惊诧地看着那个将他一剑利入咽喉的身影，眼神更是充满惊惧。因为那个人居然是胖胖的罔象，那个在南方天庭已经被他削去半边头颅而死的罔象。

此刻，他的头颅仍然只剩下半边，剩下的一只眼睛却神光湛然。

“你……你……是……”他艰难地说道：“……不是……罔象……”

只剩下半边头颅的胖神开怀地大笑。

“我当然不是罔象，”他笑道：“我的名字，叫做葛雷新，也是让你永远离开这个人世的人。”

话还没说完，他便一挑锈剑，南斗的头颅就这样被他斩下，飞入大海，而没有头的身躯则软软地倒在地上。

以胖神罔象形貌出现的，果然便是时光英雄葛雷新。

当日他和蓝锐思在二十二世纪的星战时空中出了意外分开，便在不同时空中游走，试图找出蓝锐思和他的妻子洁儿，最后，才在这个时空打听到了他们的踪影。

在这个时空中，葛雷新找到了罔象的尸身，也从他的尸身中得到这个时空的讯息，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小岛，但是仍然迟了一步。

葛雷新仰望莽莽江山，天空这时已经放晴，出现这些岁月以来难得一见的湛蓝。

而远方的涿鹿之野仍然传来惨烈的战争巨响。

“南斗死了，但是六千年后，他们的族人还是一样要来，这是宿命，也是缘份，”他悠然地望着狄孟魂和姚笙的尸身说道：“但是，你们的宿命却不止是如此，这，只不过是开始。”

狄孟魂只觉得身上的力气一分分地抽离，望出去的目光也越来越涣散。他紧紧抱住背中的姚笙，仿佛这样就可以将她冰冷的尸体带回温度。

“我……就快要死了，还谈什么开始？”他微弱地说道：“永恒的事，还是交给你们这种人去做吧！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葛雷新静静地看着他，狄孟魂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眼皮也越来越重……然后他的头一别，便再也没有声息。

葛雷新却仿佛没事人似的，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狄孟魂在他眼前死去，仿佛像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他重新又转头过去看那一片晴朗的天，嘴里仍在喃喃自语。

“你们的宿命，还没有结束，这一切，真的只是个开始……”

第十六章 千古尘灰

春去秋来，秋去花开，人间事如浪花一般起起落落，而小岛之上，早已不见了狄孟魂、姚笙、葛雷新等人的踪影。

就连那些射日、追日、补天、涿鹿神战的传说，也成为年代久远的记忆，时光匆匆地过去，也早已成为片断细碎的流逝。

大地上仍然灾祸连年，那使人闻之色变的洪水，仍然时时出现在众人惊惶失措的眼眉之间。

若干年后，却有一位来自羽山的少年，带领饱受洪水荼毒的黎民，开

始长达数十年的治水岁月，最后终于将这为害人间的水患消灭。

如果你起问他的来历，他会眨着睿智的双眼笑笑，这样对你说道：“我是禹，也是鲧，我们是父子，也是同一个人。”

若干年后，夏王朝的平野上又出了位不世出的大英雄，同样擅长射箭，同样气宇非凡，问起他的名字，他会这样说道：“我的名字，是一份久远的英雄回忆，”他的语气粗豪，却又自傲不已：“所以，你们就叫我后羿。”

若干年后，帮助周族攻陷商王朝首都朝歌城的神人之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仿佛在远古前，曾经共享过一段不平凡的记忆？

若干年后，周朝宣王曾见过一名美貌女子，大笑大哭，然后将周室宗主牌位捆成一束，飘然而去。自此而后，周室中衰，从此展开春秋战国的时代。

只是，这名女子的面容，为什么和姚笙那样的酷似？

曾经，葛雷新在神话时空的湛蓝天空下说过：“你们的宿命还没有结束，这一切，只不过是开始。也因为如此，这一片千古中国，莽莽江山，才会出现这么多可歌可泣、惊动天地的英雄人物、传奇事迹。

狄孟魂、姚笙、阳风、葛雷新等人的事迹，请续看《东周时光英豪》

